

6244
40

經國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八十六
之八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六

經國

宋高宗建炎二年。開封尹宗澤上疏曰。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孟子曰。雖有鉅基。不如待時。蓋天下之事。見幾而為之。待時而措之。則事無不成。苟或失焉。必至汗漫妻靡而不振矣。方今輦轂之下。民俗安靖。宗廟社稷。儼然如故。以致收復伊洛。而虜酋過河。捍蔽滑臺。而胡騎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民。數遣人至。臣震乞出給榜旗。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皆欲戮力協心。掃蕩番寇。以幾言之。則大宋中興之盛。於是乎先見矣。以時言之。則金賊滅亡之期。於是乎可必矣。惟在陛下見幾乘時。早還華闕。與忠臣義士。究圖事功。則萬全可以滅金賊。而成中興也。或者以謂自揚至汴。時有小寇。屬車之來途中。不能無虞。臣謂造此言者。乃

姦憚小人。自為身謀。兩殊不知盜賊所以作者。誠緣法駕久寓外郡。國勢未強。天下不能之于。故時有竊裝之事。乃若六龍來復。宅中圖入。則比屋歡呼。人各歸業。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豈復有盜賊耶。此事甚易明。此理甚易知。然而姦邪之蔽於營私。往往不肯開陳而力為陛下詳說者。惟老臣而已。臣所以再三言之者。豈好辯哉。恭念祖宗二百年舊都。不忍為姦臣妻去也。恭念陛下聰明齊聖之資。不忍為姦臣蔽蒙也。念赤子之嗷嗷。不忍為姦臣坐視而不救也。念金賊猖獗。不忍為姦臣縱敵而不救也。伏願陛下念茲在茲。斷自淵衷。速回鑾輿。上以對祖宗之神靈。下以慰黎元之懷想。外以平醜類之侮拂。則天下大定。指日可期。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望陛下留神而三復之。臣今遣僚吏呼延次升。及臣之子穎。詣行闕以聞。

聖旨令於儀真駐劄。教習水戰。抗扼上流。於三月八日已到真州。臣讀此語而不知扈蹕之臣。誰為陛下建此議也。且王者無外。其規模約束。當使守在四夷。昔楚人城郢。史猶鄙之。况陛下奄有九有之時。可規規子子為偏霸之事乎。茲豈憚人之欲虛張賊勢。以為可防。其意望遷延六龍進發之期爾。殊不知此聲一傳。則四方驚愕。必以謂中原不守。遂為江寧抗扼之計。如是。則何以綏安四海之聽乎。蓋天子為君萬邦。而元后作民父母。陛下回鑾登樓肆赦。則普率之人欣悅而相告曰。天子宅中圖入。則萬邦罔不率俾矣。元后正位丕承。則兆民浸浸於變時雍矣。夫如是。臣將見金賊不足滅。而中興之功。與天比崇。若使范瓊教習水戰。是聖心猶豫尚緩還期。則中外播聞。愈自懼怯。則萬國何自而咸寧乎。此臣所以拭目注望。屬車之塵。不志夙夜。伏願陛下明詔范瓊。懲促人馬。不須更習水戰。祇備扈蹕。

御京闕。毋使羣黎百姓。齋咨涕泣。則豈惟老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澤文上疏曰。臣竊見漢光武用寇恂為潁川太守。因從車駕擊隗囂。潁川盜賊羣起。帝顧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獨卿能平之。恂對曰。潁川惡少輕剽。美以取為我。但聞陛下有事隴蜀。故乘間竊發耳。若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即日命駕南征。盜賊悉降。遂建東漢中興之業。臣竊見近日有招安到丁進者數十萬眾。願為陛下守護京城。又李成願已從還關。即度河勦絕虜寇。又設角牛楊進等領眾百萬。赤願率眾渡河。迎取二聖。茲三頭項人馬。非潁川比也。今皆披瀝肝膽。同寅協恭。共濟國事。臣聞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果陛下千乘萬騎。果歸九重。適追我太祖太宗。奕世聖人二百年大一統基業。則天下必心悅而誠服。庶績其凝。萬國咸寧矣。尚何盜賊

我虜之足慮乎。臣敢瀝悃誠。再冒天聽。伏望裁赦。

澤文又疏曰。臣聞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故君子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當其可而已。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曰如之何而已。恭惟我國家曩緣虜人侵犯郊畿。殘破州縣。恣為誕妄。首端邀求。今天意悔禍。人心助順。考時與樂。實陛下中興之會也。古聖人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者。蓋以時哉不可失。而知幾若神故也。臣觀京師城壁已增固矣。樓櫓已脩飾矣。龍濠已開濬矣。器械已足備矣。寨柵已羅列矣。戰陳已習習矣。人氣已勇銳矣。汴河蔡河五文河皆已通流。泛應網運。陝西京東滑臺京洛。畜賊皆已掩殺。潰遁矣。天下萬邦。與幾向生靈。夙夕祈天而請者。鄉南懇禱而願者。但望陛下千乘萬騎。號令風伯雨師。清塵灑道。翠華回輦。歸御九重。為四海九州作主耳。且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茲其時也。

茲其幾也。臣願陛下毋聽姦邪之言。而忽其時。忘其幾。天下幸甚。果
急兩河山寨之心。與沮萬民敵愾之氣。則天下危矣。願陛下毋循東
晉既覆之轍。臣老矣。不勝至誠惻怛懇切之至。願陛下哀憐之。

澤又上疏曰。臣聞孟子言術不可不慎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
恐傷人。巫匠亦然。臣因斯語。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
若以迹槩之。了然區區。如辨黑白。夫忠義之人。動容周旋。無非忠義。
而不忠不義之事。無白而入焉。故其於上下愛戴保護。不啻如函人惟
恐其傷之也。彼不忠不義之人。動容周旋。亦無非不忠不義。而忠義
之道。無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毀裂擯棄。不啻如矢人惟恐其不傷之
也。恭惟我國家曩緣賊虜肆橫。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掠邀求。靡有
紀極。以至強迎二聖。石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凡忠義之古莫
不痛心疾首泣血奮心。佐佑陛下。張皇六師。震耀神武。總領統緒之

士。掃蕩沙漠。迎奉二聖。東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還定安集。罔或流散。
愛戴其上。保護其下。夙夜念念。想如函人焉。惟恐其或傷之也。其不
忠不義者。但知持祿保寵。動為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
不足惜。謂我京城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謂一聖后妃親王天眷。不
足救。謂諸帝諸后山陵園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晉室覆
轍。不足羞。謂巡狩之名。為可效。謂偏地之伯。為可述。儲金幣以為賊
資。楛器械以為賊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之敵賊也。培保甲以助
軍。慮流離之安業也。欺罔天聽。凌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為之。猶
矢人焉。惟恐其或不傷之也。臣願陛下驗已試之迹。以道槩之。則人
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自然區分。無足疑矣。臣衰老孱懦。誤
蒙陛下識擢。俾留守京城。兼開封尹事。臣砥礪澆竭。知無不為。惟恐
失措。有誤國家大計。然臣每所申奏。若非陛下察臣斷斷孤忠。憐臣

悄悄見愷體天地之大德。覆護擴日月之大明。照臨臣與血屬。當膏
砧斧鑿。粉萬狀矣。尚安能為陛下保釐。尹乎使京城市。并里巷安居
樂業。熙熙皞皞。如我祖宗太平之時乎。臣之至此。豈止謗言盈篋。而
已耶。臣願陛下六龍萬乘。早歸大內。下慰四海生靈。懇血懇切之冀。
臣之言此。實出悃誠。痛切憤悶。所以不避姦邪。詆誣不避。冒犯誅戮。
臣願陛下降臣此言。榜之朝堂。俾應在朝。臣僚實封章。疏指摘。臣言
如臣言。稍涉狂妄。乞正典刑。明臣罪惡。如臣言果符忠義。乞降詔勅。
明告回鑾之期。庶安天下之聽。此事甚大。恭俟睿慈。洞密勿貳。勿無
釋。又上疏曰。臣天馬之年。已七十矣。陛下不以臣衰老無用。付之東
京留鑰。臣自去年七月到任。夙夜究心。營繕樓櫓。城壁掃除。官禁關
廷。分布柵寨。訓練士卒。教習車陣。比及終冬。諸事稍稍就緒。都城貼
然風物如舊。人人延頸。政踵。日夜僕望。聖駕還闕。臣以故自今年正

月三日。兩次遣屬吏及臣之子。捧表速詣行在。投進。祈請車駕西上。
歸時。大赦於宣德門。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言旋舊都。再造王室。今
令用是通達盜賊。用是消弭。無復有方命阻兵之患。然後容臣為陛
下條畫。措置。遣陳請遣一使泛海道入高麗。諭以元豐博好之舊。
令出兵攻金賊之西。又復遣官從間道趨河東。諭折氏脩其舊職。以
固吾圉。使三陟交攻金賊。令彼應敵不暇。吾方大舉六月之師。一道
由滑濬。一道出懷衛。涉河並進。北首燕路。訪大遼子孫。興滅絕約。
為與國。則燕冀之感。恩荷德。不患不為吾用。如此。則金賊勢必孤弱。
自可縛而臣之。二聖天眷。自此決有歸期。兩河故地。自此決可收復。
而况兩河之人。感祖宗二百年涵養之澤。雖陷賊踰年。而戴宗之心。
初無攜貳。使吾大兵渡河而戰。則東北人民。必有背賊歸我。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比。誰不願為吾死。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

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臣嘗以今日時勢觀之。天意悔禍。人心
固結。雖三尺童子。爭欲奮臂鼓勇。恨不碎金賊之首。食金賊之肉。又
况當六月宣王北伐之時。機會間不容髮。陛下何憚而不亟還京師。
使臣獲奉咫尺之威。請借筋以籌黃帝書。曰。日中必暮。操刀必割。此
言時不可失也。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言斷不可誣也。今日之
事。臣願陛下以時果斷而行之。毋惑讒邪之言。毋沮忠鯁之論。儻陛
下以臣言為是。願大駕即日還都。使臣為陛下得盡愚計。若陛下以
臣言為非。願陛下即日放罷老臣。或重寘責。臣所不辭。惟明主可與
忠臣言。臣故昧死以聞。

澤又上疏曰。臣聞詩於小雅。載六月宣王北伐之事。蓋夷狄以弓矢
馬騶為先。而當六月。馭蒸之時。皆難於致用。故宣王乘時行師。終於
薄伐。擲稅。以建中興之功。臣自留守京師。夙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據

諸路。探報賊勢窮促。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
河。取懷衛濬相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趨西京。陵寢。遣馬橫等
自大名取洺趙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諸頭項各以所領兵分
路並進。既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
同心殲殄。全人事。纔有緒。臣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
尋舊好。且與滅絕。絕。是王政所先。以歸天下心也。况使虜人駭聞自
相携貳耶。仍乞遣知幾。辨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喻以禍福。兩國
素蒙我宗厚恩。必出助兵。同加掃蕩。若然。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
可以安貼。陛下中興之功。遠過周宣之世矣。臣犬馬之齒。今年七十
矣。勉竭疲駑。區區愚忠。所見如此。臣願陛下早降回鑾之詔。以繫天
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若陛下聽從臣言。臣指書則臣
謂我宗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為可用。則願賜骸骨。

放曠。里。詎。歌。擊。壤。以。盡。殘。年。頻。煩。上。瀆。天。聽。悚。恐。待。罪。

三年。司諫趙元鎮上奏曰。臣恭惟陛下。庶茲艱運。屢更變故。雖否泰
循環。理之必至。夫其或者。眷佑我宗。激勵陛下。益堅憂勤之念。以就
中興之業乎。昔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謂其臣董安于曰。是其人能為
社稷。忍辱。後襄子蒙受灌飲之耻。而卒滅智伯。越王句踐。敗困會稽。
既以反國。置膽於坐。飲食必嘗。曰。汝忘會稽之耻耶。後亦以滅吳。區
區小國之君。尚用心如此。卒能有成。今陛下承隆平久逸之後。躬履
艱棘。淮。甸。之。擾。倉卒播遷。三兇姦謀。乘間竊發。陛下不深以罪人。而
責躬克己。唯以天下為念。是能為社稷。忍辱矣。其亦飲食嘗膽。如負
會稽之耻。仰承天之所以責成之意。則興衰撥亂。其始歟。唯夫食
不加肉。衣不重綵。折節下賢。與百姓同勞苦。是乃句踐之所以滅吳
也。

元鎮又奏曰。臣嘗謂方今之事。所以易敗而難成者。其害有二。蓋
不盡言。朝廷不任責。不盡言。則昧於利害之實。不任責。則忽於成敗
之幾。其欲保邦致治。不亦難哉。臺諫之不盡言也。以朝廷惡聞其事。
非之而不得言。言之而不得行。則與不言何異。畏棄地之譏。中變連
和之策。懼避戎之論。力沮渡江之謀。遂使遺患都城。流毒淮甸。生民
淪陷。社稷沾危。是皆不任責以致之。禍可既哉。今陛下深鑒其失矣。
然今日之事。與前不侔。議和之使。係踵於道。而兵禍不辭。初幸浙西。
再臨江左。而防托未備。則朝廷之責。益重矣。惟陛下與大臣圖之。毋
蹈前車之失。至於祖宗基業付託之重。孰為之。子孫四海生靈。歸附
之心。孰為之。父母與則陛下之責也。當斯時。負此責。顧不難哉。唯自
任不疑。力行不屈。赫然不變。庶幾有濟。其或畏避。苟且。幸其無事。則
淪胥以敗。未見有振起之漸。昔劉備起瑛。殊屬志在靖難。雖因敗而

之中。而剛果之氣。略不少衰。一時豪傑。皆為其用。卒能以臣區區。成
屢困中原之師。後世稱之。號為英主。今陛下兩經大變。艱難。顛沛。事
已極矣。而天下之責。猶不得辭之。臣願陛下持志。軍益堅。臨機。軍益
壯。奮發天威之斷。激昂神武之姿。至大至剛。終始如一。凡今日未獲
之事。躬自任之。以風勵天下。使公卿任公卿之責。將士任將士之責。
則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舉在是矣。實宗社之幸。斯民之幸也。

元鎮又上奏曰。臣於今月初一日。嘗具愚懇。仰請聖聰。乞假浙西平
定。及建康已有渡江的耗。乃議進發。竊聞昨日已降旨。揮初十日。延
幸平江。外議紛然。頗謂未便。臣不知朝廷有無探報。所報如何。浙西
之寇。即今何之。平江境內。曾無侵犯。建康之眾。曾未渡江。若平江之
言。尚未知建康之去。留未審。則今來車駕。將安往耶。聞欲暫駐越州。
徐圖所向。因為就食之謀。然越州百里之內。悉遭虜掠。不過取之術。

發諸州。而陸路阻脩。艱於運漕。儻未接濟。何以支吾。倉皇之中。益難
措手。蕪敵人未遠。狡詐難防。萬一分兵出奇。姑為回戈之勢。則行在
咫尺。寧無震驚。人心一搖。變故莫測。臣雖淺陋。慮猶及此也。或謂軍
儲窘迫。不能安居。彼此不殊。何由是脩。臣愚欲乞先遣王瓌等軍。分
屯嚴婺。不惟減省行在用度。亦足張大聲勢。應援浙西。以俟建康寧
息。及平江保守無虞。然後移蹕北還。似未晚也。恭惟陛下以萬乘之
尊。負宗廟社稷之託。凡茲舉動。要當萬全。前日頒降德音。固已失之
太遽。如今日回蹕之事。尚願少留聖慮。豈可堅執前議。不虞後患。臣
採之衆論如此。非臣管見。敢此異同。伏幸留神省察。

元鎮又上奏曰。臣嘗謂天下有公論。不可以力制。不可以智勝。由堯
舜周孔。以迄於今。如權衡之設。黑白之辨。自一人之善惡。至朝廷之
賞罰。一付於此。則天下治矣。國家陵遲衰弱之漸。人皆謂堯舜之為

患其亦知有以致之乎。以善惡是非之倒置。公論又鬱而不明。其
未遠矣。禍胎至深。固宜痛心疾首。亟變而力新之。如救焚溺。唯恐不
及。如去惡草。絕其本根。使風教純一。物情和會。則人之所感。天必從
之。悔禍於我。其或在是。措紳者間猶昧此。或徂於術業之異。或棄其
恩舊之私。陰有所懷。巧為沮遏。忘乎大公至正之通。而甘心於亡國
喪家之術。亦其人之不幸歟。非特其人之不幸也。宗廟社稷。覆天下生
民之不幸也。靖康之初。發蔡京之罪。錄黨籍之家。而議者則曰。今邊
事未息。軍政未脩。忽而不省。乃復為此不急之務。建炎之初。辨宣仁
之謗。復詞賦之科。而議者又曰。今二聖未還。兩河未復。置而不問。乃
復舉此迂闊之議。其言一行。姦計潛發。遂使上皇引咎哀痛之詔。半
為空文。淵聖紹復祖宗之言。訖無成效。噫。太平之治。須太平而為之。
抑亦為之。而後至耶。苟惑於其說。如前所云。則天下之事。無時而可

為。雖善惡是非。又鬱於公論者。亦不得而措詞矣。必欲取服人望。得
其歡心。不亦難哉。唐憲宗用皇甫鎛。程昇為相。裴度論之曰。可惜者
惟西邊定。河朔底寧。宗欽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
其命哉。但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德宗嘗奉天之難。詔問陸贄。一
時急務。何者切直。贄對以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當變故搖動之時。
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安可不審察羣情。
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趨。以靖邦家。此誠當今之急務也。以裴度陸贄
之才。非不知高城深池。堅甲利兵。與夫折衝制勝。為禦侮防患之策。
而納忠於君者。其言如此。誠知弭亂之本。歟。陛下紹膺大統。適茲多
艱。欲大有為。必知其要。念憲宗中興之業。在處置之得宜。察陸贄理
亂之言。繫人心之向背。凡祖宗之法。復而未盡。崇觀之患。染而未除。
以至進退賞罰。為當於人心。而合乎公論。雖殊難顛沛。而因革可否。

不可一日而廢。唯公論著善惡明。與謀攸歸。王風丕變。則慕德向化。心悅而誠服之矣。寧謂已往之事。無益於今耶。君夫積粟練兵之計。攻守奇正之謀。當責之有司。而朝廷之上。朝夕之所講明者。正宜在此。唯陛下不以疎闊而忽之。

起居郎胡寅進萬言書。劄子曰。臣竊考古者人君巡守。本以省方觀民。黜陟諸侯。而考制度。故齊以五載為節。周以十二歲為節。蓋有常制。不然則詰戒戎兵。征討不庭。如高宗伐鬼方。成王伐淮夷。宣王伐玁狁。無非事者。先王之舉動。惟此二端。固不為苟也。秦漢以來。如始皇孝武。乃好用兵。外夷間以豫遊。馳騁八荒。國家病矣。亦未有為狄人迫逐。逃避奔潰。而無所定止者也。至唐明皇為安祿山所叛。首以萬乘之君。奔宗廟社稷。而出奔。如古失國諸侯。寓公為笑萬世。至其後嗣。習為故常。代宗德宗。皆一井出狩。不以為耻。然猶所據得形勢

之利。又有謀臣猛將。為之宣力。扞患難。雖能克復。不至滅亡。而其挫志忍辱。亦不少矣。豈古所謂巡守之意哉。本朝受命。太祖太宗躬擐甲胄。以定大業。無有寧歲。卒平四方。奠宅中土。則與古戒兵戎。討不庭。伐鬼方。淮夷玁狁之事。可無愧矣。至真宗親駕澶州。戡定北狄。功尤俊偉。自是以後。坐致太平。思欲垂功神明。昭示得意。遂祠汾陰。封太山。則與古省方觀民。黜陟諸侯。而考制度之意。雖未盡善。亦庶幾焉。夫此二端。豈不費國勞民。而國以益安。民無怨咨者。以其所舉。凡欲為民。非苦之也。聖聖相繼。至上皇九五朝。非以郊祀籍田。未嘗嘗蹕城外。軍民之情。四方觀聽。皆以為固嘗如此。歷百餘年。生長老死。惟京師為安爾。靖康之失。既注難悔。陛下嗣位。則正商高宗周宣王所遇之時。而遽循唐明皇代德奔走之跡。遂不力圖興復。抗志有為。公卿大臣。反以省方巡幸之美名。而文飾之。自南都至維揚。自維揚

至錢塘。自錢塘至建康。自建康至平江。三年之間。國益危勢益蹙。狀
如橫人。益恐。而視過日。但有不如况。平江素無江山險固之強。惟以
陂潭沮洳數百里。自保。辟猶蹄迹坎井。豈足以盤礴神龍。一失波瀾。
雖螻蟻猶能困之。若又遠駕。縱能緩於追侵。而衆怨必生。定有肘腋
之變。不待著龜所告。理之必然者也。故播越隱遁。天下之人皆可惟
陛下則不可。臣自扈從以來。日夜憂懼。欲奮然陳論。慕斷歎之所為。
竊恐宸心積久多畏。在朝議論。決不僉諧。虛晚聽聞。無補於事。欲泯
默度日。又念備數近侍。存亡休戚。分義所同。反覆思之。不能自已。輒
以愚鄙之見。條成一書。綱舉七策。別為二十事。論巡幸之失。畫撥亂
之計。冒昧塵露。其間切要。輒用黃紙貼出。以倍省覽。至於因議大體
而泛及他事者。難以悉舉。則亦用紙表見之。非敢自謂無不中者。然
今日大謀悉頌如此。凡能振起伏望。陛下懇惻憂思。特賜評閱。如可

施行。即乞降付三省密院。恭酌去取。斷為國論。即日改圖。如或不然。
則臣所見之可止於如是。雖備任用。何能有補。願從廢黜。實所甘心。
至於狂戇之言。觸犯顏色。私自揣度。理難寬貸。陛下寶慈天覆。必能
恕之。震慄雖深。侍以無恐。所有臣書。謹具進呈。其書曰。臣伏覩詔書。
以敵人侵陵。備禦不給。遂有移蹕之意。若願岳鄂。左趨吳越。安危利
害。下詢羣臣。臣時駭然。不意清問之及此。何者。陛下自錢塘來。幸江
寧也。有詔曰。以援中原矣。及至江寧。以舊邸之名。符啓建之義。改為
建康府。以昭受命之祥也。有詔曰。興邦正議於宏規矣。繼而深德維
揚之。相遺奉隆祐太后。以六官及百司。不與軍旅者之南昌也。有詔
曰。朕與二三大臣。惟帷幄將。堅守不動。誓有一死。以答羣生矣。前後
三詔。近在半年之中。而今來詔音不同如此。退伏思念。至于旬時。陛
下以安危利害。訪於在廷。苟或慮之不精。計之不審。以害為利。以危

為安倫顧目前。安有建白。則其負誣聖明。迷誤社稷。罪在不赦。輒陳
愚見。不避斧鉞。泛論建炎謀國之失。而陳撥亂反正之計。念時事之
迫切。仰德意之寬大。冀功效之可立。忘觸冒之難恕。惟陛下留神省
察。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今臣所陳。不免追咎
既往者。蓋謂建炎已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
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故也。一昨陛下以親王介第受
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
膺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闈。履省陵寢。斬
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虜兵深入陝右。遠破京西。而
漫不治軍。略無扞禦。盜賊橫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塗地。怨氣
上格。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物。糜費不貲。瘠於
城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相謂中興虜騎乘虛。直搗行在。匹馬南渡。

狼狽不堪。淮甸之間。又復流血。逮及反正。實位。移蹕建康。亦為久圖
百度。頽弛。淮南宣撫卒不遣行。自畫大江。輕失形勢。一向畏縮。惟務
遠巡。軍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凡此節次。十餘條。皆
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衰亡。固不足道。請以中興者言之。
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越勾踐。漢光武。莫不任賢使能。脩政事。治軍
旅。而其奮發刻厲。期於必成者。則又本於憤耻恨怒之意。不能報怨。
終不苟已。所以光復舊物。各稱賢君。未有乘衰微缺絕之後。竊竊焉
因陋以為榮。施施焉且以為安。而能久長無柘者也。為陛下計。當
如何。而黃潛善汪伯彥類。以乳媪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
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也。曾不知太祖勤
勞取天下。列聖兢業嗣守。不敢墜失。今也宗廟為草莽。堙之。陵闕為
畚鍤。驚之。堂堂中華。戎馬生之。赫赫帝國。盜賊營之。然則。潛善伯彥

所以誤陛下。陷陵廟。感土宇。喪生靈者。又豈燕昭越踐漢光武之比乎。本初嗣服。既不為迎二帝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為守中國之謀。以至于今。德義不孚。而號令不行。刑罰不威。而膏賞不勸。逃幸所至。民以誰旬為戒。駐蹕所在。人以虜至為憂。東南之州郡。幾何。羣華之習。方無已。若不更轍以救垂亡。則陛下永負孝弟之愆。常有父兄之責。人心已去。天命難恃。雖欲竊栖山海。跋履崎嶇。臣恐非所以為自全之計也。為今之策。願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則必下詔。曰。繼絕天統。出於臣庶之誦。而不悟其非。巡守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經涉變故。僅免危亡。蓋上天警戒於眇躬。俾大宋不失於舊物。金賊以小狄猖獗。薰汙中華。逆天亂倫。扶立僭偽。用夷變夏。俾臣作君。朕義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乎。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律動人心。不敢受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按

行淮甸。上及荆襄。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景從。天下武勇之夫。必響應而颺起。國用不足。於此不患無財。甲馬不強。於此不患無備。有道多助。孰不順之。秦隴雖遠。驍騎壯士。即可生致。齊魯雖失。饒財厚貨。必自焉輸。陛下九所欲為。孰不如志。其為利害。豈與退保吳越。自就滅亡同年而語哉。臣不自量。每切憤歎。既未能被堅執銳。先啓戎行。而服業簡編。討論古昔。固當忘其時。隨少費經綸。輒為陛下畫中興之策。莫大於罷和議。蓋和之所以可譁者。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俾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於耿南仲。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宮。嘗宣和季年。三黜狄孺。動者屢矣。南仲為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李邦彥。邦彥其時方被寵眷。又陰為他日之計。每因王黼譏諍。頗曾解紛。亦歸上皇仁意。本無移易太子之意也。既而淵聖嗣極。適遷前朝大臣。而邦彥為

次相金賊。遂至城下。邦彥詰詈小人。烏知遠慮。遂獻和議。而南仲以
官傳之重。方奉椒房。出奔。聞六飛堅守。至陳留而返。自愧其失。因謂
邦彥。而沮神師。道擊賊之謀。於是覆邦之患。滋多而起。分朋。極黨。心
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神師。道。兩人而已。幾會一去。國論紛爭。中制
河東之師。必使陷沒。以伸和議之必信。二帝遠去。宗族盡徙。中原盡
廢。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主持邦彥。以報私恩。不為國慮之所致。其
朋徒附合。狼伎膠結。寧誤趙氏。不負取門之所為也。使其可和。則淵
聖執德不堅。馴致禍敗。而陛下卑辭厚禮。避地稱臣。無所不用其極。
乞和之使。接武於道。宜其少緩師矣。何乃累年而尚無効耶。自古中
國盛強。如漢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夷。必并吞掃滅。以示廣大。侮亡
取亂。極其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所自出也。恃強陵弱。猶且如此。今
乃以廉退慈仁君子長者之事。望於反常恃道。腥臊禽獸之粘罕。豈

有是理哉。若以為強弱之勢。絕不相侔。縱使向前萬不能抗。則自古
後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入哉。伏望陛下明照
利害之原。罷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費。此乃晉惠
公征緄。立國之策。漢高迎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
貪狄知我有含怒必鬪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不然。則今僻處東
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帝。飾子吉。則孰
多於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加於異意之宰輔。深思遠慮。及後計
之。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北狄至澶州。王欽若陳堯佐請幸吳
甯。惟寇準勸親征。及成功之後。欽若等羞恨。無以藉口。則據真宗曰。
當是時。寇準亦豈有好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陛下為孤注
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為愛君。而寇準之功。為幸勝。今之議和
者。其情狀一一出於此。苟能息絕其議。陛下不藉之以塞民望。大臣

不籍之以寬己責。則必為善後之圖矣。夫事有緩急。治有先後。既定議講武。則其餘庶常有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區處之。今典章文物。一切掃地。百司庶府。殆為虛設。其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戶部為急。議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盡事。亦復減省。不過置侍郎一員。郎官兩員。胥吏三十人。則所謂磨勘封叙奏薦常程之事。可按而舉矣。戶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饋。久不入于王府。往往為州郡以軍興便宜截用。經常一壞。未易復理。竊觀行在支費。每月無慮八十萬。惟以權貨盜利為無窮之源耳。故臣謂軍軍行臺。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以者。括諸練大臣總臺。謹守成法。從事郎吏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為管衛。令戶部計費調度以給之。其虛名無實。徒費國用之所。一切省罷。陛下奉廟社之主。提兵按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為

定居。惟是侍從臣寮。帥臣監司。要害守牧。則當加意以時進退。其賢不肖。功罪之著明者。而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於下。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為出。何患無財。所謂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顛持危。其責甚重。非特早朝晚見。坐政事堂。弊弊然於文具。無益之末。移那關。吹以與親舊。濟其私欲而已也。古之人君臨政。顛治。必委任宰相。豈徒體貌崇重。一聽其所為。亦必深相提策。務為明白。計日累月。以考功績。陛下視今日國勢。孰愈於前日乎。此在宸心。所自鑒照。臣未敢深論也。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躬率而不變之者。則在陛下。務實勅去虛文。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備。誓戡大慝。不為退計者。乃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幣。示耻卑辱。莫幸萬一者。為孝弟之虛文也。屬己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孝賢之

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之。或因為賤求進之人。遂乃
例輕天下之士。姑為禮貌。外示美名者。為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鯁
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為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
也。和顏稱善。泛受其說。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置之。官膏所加。人不以
勸。或內惡其切直。而用他事遷徙其人者。為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
材。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
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奴
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於賊。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
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朴實
用命之功者。為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并擇其杜撰驍勇
分屯在所。宜營房以安其家室。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
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悻悻之習。大抵如周顯德

年中。世宗命我太祖之意。然後檢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首
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境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
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燕兩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
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為教習擊刺。有如聚戲。金鼓之節。旗幟
隊伍。皆習虜人之所為。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為治軍之
虛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久於其官。懲革
弊政。痛刈姦賊。以除民害。雖軍旅騷動。盜賊未平。必使寬卹之。政實
被於民。固結百姓持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音出於上。
虐吏沮於下。誰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驩軍。則厚哀
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須之具。日在求易物取辦。
因緣姦弊。民已不堪。乃復調其稅租。載之。故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
者。為愛民之虛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

者行乎其間則為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黜首。為由
為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陛下戴黃屋。建旌殿。寶明華。出房帷。尾
金爐。夾侍兩階。仗馬衛兵。儀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
退。宰相大臣。早早而前。稽首出。奏司辰。唱辰正。則駕入而仗出矣。以
此度日。而國勢益卑。彼粘罕者。晝夜厲兵。跨河越岱。電掃中土。遂有
吞吸江湖。蹂躪衡霍之意。吾方扶持虛器。茫茫然未知所之。此則為
天子之虛文也。伏望陛下留意實効。勿憂虛文。於此七者。奮發慷慨
而力。曷之。今宿衛單弱。國威銷挫。臣嘗言乞早勾發京師衛士。赴行
府。又降等杖於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二廣。抽揀禁軍。貢發
充御營。正兵。增厚其月廩。精加訓閱。陛下自得之。天子之軍既強。則
中國之變自弭。昔漢高祖嘗大敗於成臯矣。與數騎渡河。八張耳。韓
信。軍奪其印。易置諸將軍。遂復振此得御將之大權。雖知如韓信。且

莫能測。宜其取秦滅項。甚易。陛下今欲於劉韓張岳四人之兵。有所
移易。廢置。臣知其不能矣。權既偏重。柄既倒持。彼必謂陛下不能一
日而舍之。蓋八踞桀。鷲。白。以滋起。陛下以孤立之身。寄於其上。安能使
此四人者。當無恚怒相激。而不為變乎。由劉之亂。率爾而作者。坐此
故也。漢獻末時。主柄下移。不能自立。李傕。郭汜。以偏裨小將。互劫乘
輿。至以臭土之骨。與帝進饌。萬乘人主。為叛臣所質。此既往之鑑也。
臣謂今日。且在兵。必不可用。既未有以大更易之。莫若先集天下勁
兵。以強御營。口之勢。然後可以彈壓悍將。驕兵。悍將驕兵。既不敢妄動。
就紀律。則四方橫潰之軍。及羣起不逞之盜。必自帖息。猶有披猖不
軌者。遣偏師。以銳卒。往禽滅之。遂罷招安策。况陛下以雪耻復讎為
已任。仗大義而行。天下頑兇不義之徒。固將斂衽倒戈。而聽驅使之
命矣。漢光武為銅馬帝者。用此道也。東南之禁卒。既起。則又命福建

團結槍仗手。建汀南劍邵武四郡精選萬人。各擇其土豪使部督之。各屯本處。以俟興發。命兩浙募水手。并選發諸州撩湖捍海等兵。盡付水軍教習。戰艦命江東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閑田給養之。人得一頃。心稅之外。其餘科湏。一切與免。命廣西及辰沅鼎靖。於見數峒丁中。實科有技能壯勇者。不取虛數。分番踐更。屯戍襄漢。為山林谿谷之援。以京西淮南荒廢無主之地。為屯田。招集兩河山東及本路流徙之人。略依古法均節之。擇強武者訓習。使且耕且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承任者。因以任之。凡此六條。雖非講武。必為之急。亦不可不為之助。陛下試使執政大臣。委弄簿書細故。勿設他說。以相論疑。日夜圖回擇人。而為之。必見績狀。於是時。而兵不強。敵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歸之天命。無所復為矣。不然。是自弃也。陛下內有自弃之心。而欲於目前三四庸將。數萬潰卒中。求為久安。三尺

童子。亦知其不能矣。或者必曰。軍旅之興。民最受弊。今若如前所陳。恐未能有損於強虜。而先已自殘其民矣。則臣應之曰。自虜入寇。已來。國家歲歲以和好自處。未嘗敢以兵刃北向。凡以愛民。恐勞之也。然大河以南。連亘數十州之地。城覆民屠。不可勝計。豈用兵之罪耶。設有一城一邑。能率勵兵民。誓以死戰。一郡不克。一郡繼之。不猶愈於束手屈膝。斃於白挺之下哉。惟在任將相。使處置合宜。則雖使民以死。尚且不怨。况欲用兵以保衛赤子乎。漢光武既滅新莽之後。東征西戰。尚十餘年。而後天下大定。當時豈無勞民費財之事。所計者大。則有所不暇恤。願能於軍旅擾攘之中。常有愛惜生靈之意。故天助而人歸之。苟坐視四海流血。而避用兵之勞費。則是棄不當征。而啓不當討。高宗不當伐鬼方。宣王不當伐玁狁。以噓廢會。非通時務。經國之遠猷也。自古圖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而

非建都之謂也。陛下家世都汴。舍汴都焉。今欲用關中而制山東。則力未能至。按南渡六朝之遺迹。則舍建康不可。雖然。欲謀進取。則非堅坐不動之所能。必觀進取形勢之便。用之而圖成。臣竊謂惟荆襄為勝。春秋之世。楚嘗以是抗衡上國。窺周問鼎。三國割據。曹操聞孫權以荊州假劉備。則失著而駭。六朝建立。雖南北之形已判。亦必增重上流。庾亮欲經略中原。則先分戍漢沔。宋太祖欲伐魏。則先廣襄陽資方。故晉何充謂荆楚國之西門。地帶趙蜀。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今湖北接京西。雖無大險。然方城為城。漢水為池。管仲之所不敢輕。蓋地近中州。上下不過千里。其要害易守。非如淮泗汗漫平原。地衍四通五達。易入而難備也。曹操用兵。彷彿孫吳。而赤壁敗亡。幾於不救。則難易之勢可見矣。誠能屯唐鄧襄漢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而武陵峒丁。并施黔獠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經

以正軍。緝以弓手。民軍牽制江黃。呼吸廬壽。則進取之基立。然後陝西聲氣血脉通達。而騎卒可至。川廣之富。皆猶外府。易以拱挹。其比於漂泊大江之南。棲伏東海之濱。險易利害相去遠矣。建康固是六朝舊都。甘守偏隅。遷延國祚。亦何不可。臣獨以為不可焉。蓋為陛下之責。與晉元帝不同故也。西晉為劉聰吞併。無復能立。懷愍兩君。皆以弑殞。故元帝自琅邪王。又憑王敦專制淮南。十年之威。起而續祚。然傳世十帝。享國百年。強臣內叛。胡虜外迫。其得僅存。猶綴旒耳。當時非無謀臣猛將。提重兵出入。終不能復取中原者。非獨天運。亦勢使然也。今陛下之父兄在虜。中國無恙。穹廬蠻帳。臭惡雜聚。其衣服飲食。居處動靜。豈得比中國民庶中人之奉哉。其間陛下嗣登寶位也。必日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為中國帝王。吾之歸庶有日。予痛惟愁荒屈辱之中。發此念為此言。予今三年。日迫日切。而虜謀者方欲導

陛下南狩自遠日忘遂無復國之心別未建都之所此臣所深不喻也。今河北河東之民知朝廷不復顧思已甘心左袒山東京西誰旬之民猶冀陛下未忍遽棄若更遲延歲月無以及之則怨恨陛下而為敵國者所至皆然亦何必結罕刑於此而欲建都非特不可亦必不能矣。故臣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克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候治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為輿衛於穩密州郡遠置營屋以安存其所謂老小者陛下提此兵渡江而北緩轡而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提刃之餘民至于荆襄規模措置為根本之地猶漢高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內雖巡歷往來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荆襄為重陛下方富於春秋非如昔人白首舉事覬萬一之成去歲誠能堅忍聳厲坐新嘗膽悠久為之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周宣王漢光武之事皆為妄言以欺後世無足信矣陛下聰明洞照必不謂然也。上世

帝王為治之道博睦宗族強本弱枝所以鞏固基局綿延佑命故三代有天下皆傳數十世而周又特為長久蓋以大建宗室以自藩屏故也。原其用心蓋以天下為公而不以為私初非如後世以智力把持之偏心多忌雖有骨肉懿親眈眈然不借以尺寸之權而恐其伺便軋已亡秦是已漢以為鑿遂大封同姓非劉氏不王及其久也光武劉備皆以宗室唱義而起於滅絕之後夫漢高固欲為久遠燕窮之慮非為其一身也以謂不如是不足以大庇子孫萬世血食然則封建宗室者乃固守天下之要術也。今陛下之族北去者衆矣所幸免亦竅何而黃潛善鄭穀小人之見本無遠識謂陛下以支子入繼又不緣傳付之命國步未夷恐肺腑之間不無非望之冀考其行事必曾進言恫疑虛喝以恐動宸心故自南都以至維揚誅竄之刑疑忌之意相尋繼見雖其罪戾或自貶戚然亦恐未必盡出於治親齊

家之美意。審如是。欲以保國而延應難矣。今宜同姓中不問親疎。選
擇賢材。布之內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衆者。陛下宜留之宿衛。
夾輔王室。其有克敵戡難之功者。宜漸為茅土之制。星羅而棊列。以
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讎虜知趙氏之居中國者。
尚如此其衆。既失而得復者。非獨陛下一人而已。則其撲炎火之積
心。立異姓之逆謀。庶其少息乎。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綱紀。以遺子
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綱紀。以法祖宗。綱紀存則存。綱紀亡則亡。所
繫如此。夫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
不兩立。而於君子為難。蓋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
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志顯則收之。
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
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

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安
石所教之小人。方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
不知已時。然則陛下欲求君子而用之。而不愛爵祿以待其人。豈非
甚不易得者乎。君子未得而已。試無堪敗事顯著之小人。稍稍類聚
其未至。則召之。惟恐其不來。其既至。則用之。惟恐其不速。混然雜進
其黨必集。所謂悔過用賢之意。與陛下反正之初。絕不侔矣。陛下土
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畫輪之夷狄耶。將以吸引豪
傑。延致英雄。而標的如此。是猶却行而求前。北轆而適越。爾夫以賢
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已後陛下之
家戒。矧當今日。否塞之氣。充於中原。陰長之惑。勃興於夷虜。非得
希世異材。上下內外。迭任交用。泰何由治。否何由傾乎。此綱紀國
家之一事也。右文左武者。有國不易之道。漢高祖用韓信。彭越。不以

加於蕭曹。光武用賈復耿弇。不以加於鄧禹。唐太宗用李靖李勣。不以加於房杜。蜀先主用關羽張飛。不以加於諸葛孔明。非獨其禮文等降不同。其誠心所以待遇之亦異。今儒學衰息。未有巨賢碩德。屹乎朝廷。以收運籌指蹤之功。陛下所深恃。以為心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將耳。夫此數人者。以近時論之。曾不足以當神師道之廝役。况望古昔名將。而偃蹇龐然。當負重寄。使乎寇盜尚或未能。豈敢冀其向虜賊發一矢也。自愧無以塞責。則大言詭論。以上欺睿聽。慢辭倨禮。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文臣所結。一敵人力強。不可與爭鋒。必以退避自保。乘時而動。又不鈐勒其無功。動則濇濇則盜盜則招招。則官反復循環。無有窮已。其為國家之害。豈文臣所敢望哉。竊聞陛下推心撫之。失於太厚。出入內禁。不以時節。小人不知義理。習於所熟。及謂君臣上下猶朋輩然。恃憑威靈。亦有紀極。驕而不驕。驕而能

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臣願陛下委大臣以腹心。待近臣以禮貌。常使南衙朝士氣勢重於此。徒天下抱朴自愛之人。必願立於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為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者矣。與樊噲為伍。韓信猶羞之。况儒士乎。臣參奉內朝。班綴之後。欲求近臣如汲黯之流。氣折淮南。尚未多得。羸軀弊輿。惴惴然於長戟大馬之中。卒伍賤人。皆得以惡聲誰何之。不敢正色忤視。少拂其勢。使臣如此。况其下者乎。唐制監察御史秩七品。衣綠至卑也。然銜命出使。則節度使具橐鞬。郊迎本朝。必此意。郎官出使。則序位在轉運使之上。九此蓋欲尊重天朝。習民於上下之分也。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管軍於簾外。倒杖聲若而過。呂夷簡為相。曰。有禁軍忽過於殿廊。年老皇遽不及降階而揖。非有悖戾之罪也。夷簡上表求去。以為輕及朝廷。其人以此廢斥。蓋分守之嚴如此。今見其令庭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

長不已。陛下不為之別異表著。是自削壹陛。無復等威。亦將何所不至哉。此綱紀國家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篤實躬行之古。而舍浮華輕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熙寧以前。皆守此道。至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絕滅史學。倡說虛無。以同天下之習。其習既同。于今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適於實用。以行事為粗迹。曰不足道也。其或蹈規矩。守廉隅。稍異於衆。則羣朝而族笑之。以為異類。紛紛肆行。以至敗國。二帝屈辱。葬檀朝。以謂是適然耳。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為害也。夫欲變風移俗。惟係上所好惡。韓琦富弼在朝。文武兩班升朝官以上。即不許自陳磨勘。皆聽檢舉。所以養勸廉恥。張四維。故當時人知自重。風俗忠厚。至今乃有身為從臣。而自陳磨勘。乞覃恩轉官。不以為耻者矣。推而上之。見利必忘義。貪得必患失。遺其親後。其君背叛。篡奪便可馴致。此

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萬化之原本於陛下。苟力行孝弟。則天下忠順者未矣。好賢遠佞。則天下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貪汙者屏矣。崇行義。則奔競者息矣。旌能實。則謬誕者懲矣。貴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苟反此道。則頽波日漫。必至於糜爛而後已。至於文辭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誠不宜任用。以為浮薄之勸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顏博文。佞諛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為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肸之召。本為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世所謂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故廉耻道消。四維大壞。則社稷隨之。陛下何利焉。此綱紀國家之三事也。法度者。所以治天下之具。號令者。所以行法度之幾。而信義者。所以出號令之實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重信。至於易死。疑若太過。鄙夫陋儒。以智詐譎詭為術者。必忽此言。然真宗澶

州與契丹結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先動。宣和宰相王黼一
旦敗盟舉兵。結遠夷。伐與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章閣。天地鬼神所
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虜人得以藉口。夫金賊何憾於我哉。皆契丹
暮之假乎借兵報滅國之怨耳。失信之禍。乃至於此。孔子之言。良不
為過。而近日以來。朝廷失信於民尤甚。臣不能徧舉其目。但如所謂
前降指揮。更不施行。如所謂已差下人。別與差遣。此等奏語。必日聞
於冕旒之側矣。陛下何惜不勅大臣。俾審熟思慮。而直為此反汗之
失。以欺駭四方之聽乎。今外州郡專制不稟朝命者。漸多有之。所恃
以指麾役使。惟在號令。出之不審。則輕。守之不回。則疑。輕而且疑。則
制命之權不在陛下矣。承受既數。奉行實難。不曰略與應破指麾。則
謂不晚。必又更改。近在朝廷。尚有此風。遠而四方。徒可知矣。陛下縱
有真賢實能。付之民社。仁政惠澤。播之黔黎。以是之故。何繇責其功

勳。百姓雖愚。然習於知見。必謂朝廷之令。率皆誑。我是心一萌。姦雄
得以誘之矣。此綱紀國家之四事也。郡守縣令者。親民之官。監司者。
統臨州縣之長。天下之治。起於一縣。縣治則州治。州無不治。則天下
治矣。明主必慎擇居此之人。既得其人。必久任之。以考功罪之實。而
施賞罰焉。近日以來。朝廷移易郡守監司。無月無之。殆不可勝紀。東
南路分。不過十數。何為紛紛如此。陛下宜察其故矣。謂其不才。而罷
之耶。則曷若考慎於未命之前也。願恐未必然。特出於用事者之私
意耳。民力已困。財用已竭。潰兵劇賊。方洋乎其間。戎務軍須。交制乎
其上。朝廷憂勞嘆息。而未能救。尚忍不為擇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以
撫綏之乎。臣願深詔大臣。自今以往。於郡守監司。縣令。斷以三年為
任。非有大過。勿輕移改。縣令不許輒從奏辟去官。具有貪汙為民害
者。舉祖宗法痛懲治之。仍許內外侍從官。舉所知堪為令者。歲一人。

後不如舉。舉秩示誠。留意此事。庶幾斯民於鼎沸之中。有蘇息之望。又今吏部無闕。以待入官之人。士無所得。祿一切。苟且求權攝以度。日見居官者不能勝任。逃避患害。則求差撤幹辦之名。苟管俸粟。無復宿業之志。欲事治而民安難矣。今欲乞專委諸路帥臣轉運提刑。不以遠近。共限一季申發部內見任。及闕官已授。未到職位姓名。各三司之實得吏部為案。抵以行差注。諸有以便宜從事。辟置官屬者。必用曾任令錄以上。無過犯人。其奏補出官及曾以不職無治狀罷者。不聽奏舉。奏補人必依舊法試銓。無銓則於逐路運司歲一試之。仍增時議策問各一。首精其選。少其數。中格則出官。以絕請求賄賂。冗食之弊。肅清仕路。政在得人。此綱紀國家之五事也。臣稟賦九下。無大過人。然夙夜思之。又考之往古。揆之公論。所得如此。於當世之務。雖未能盡。亦可見其大槩矣。惟陛下動心加慮。反覆而求之。隆寬

降意開納而聽之。萬一可行。則至誠惻怛。奮乾之健而遠圖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以為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於今日乎。往者雖不可復追。不當謂無可為者而遂已也。天之勝人。天福不再。深可憂懼。今年之春。震雷大雪。白虹貫日。中有黑子。錢塘之變。實先垂象。恭以上天之仁。眷顧陛下。懇懇至厚。所以申命用休者。不啻再矣。陛下出於屯難。側身怨艾。親近書史。引對多士。減徹玩好。躬親庶政。亦非復維揚之比。臣民共知。不可誣也。然任至重者。力必強。責至大者。憂必深。天下萬姓。以二帝之故。所望於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更閏月金犯大火。芒起赫然。九月朔旦。日有食之。車駕復有思患預防之行。明堂遂虛。陽德大弱。錢塘受辱之地。豈可再枉六飛。縣名相人。漢相不宿。若趨會稽。幸三衢。則地形窮僻。扈衛益勞。貢賦不通。財用益窘。道路艱阻。朝覲益稀。郵置迂深。命令益隔。人知陛下無與復之

志威權日削。亦可瞻望。投戈四逸。孰能止之。惟有臣區區之言。理明
事順。思迎父兄。誓報讎虜。奮志強厲。有進無退。庶足以威發軍情。率
先將佐。於危絕之中。求生存之道。此非怯懦畏避之所能濟也。不然
而姑恃天命之不庸。釋是猶不耕于田。枵腹以待嘉穀之發生。不績
于麻。露肌以待野蠶之成繭。事理之必無者矣。又惟斯民戴宋無二
者。徒以祖宗德澤深厚。人未忍忘。雖甚塗炭。猶未无解。雖甚怨怒。猶
未反叛。然以此來巡行所過。觀之傍道里縣之民。一切空盡。以避兵
卒。其甚者。田疇荒蕪。室廬破毀。生聚不保。滿目蕭條。殊非未蘇望幸
之義。傳示四方。何以彰德。頃在建康。已獲虜賊之覘者。以此知虜人
雖負十全之勢。而限以長江。不敢輕渡。然屯駐山東。聞有數路並入
之謀。陛下不深委將相。早為防遏。但欲深尋幽。速則回顧州郡。復為
虜邑。必曰。君王尚早畏避。何以責我守城。民心觀此。安能久忍。而無

變亂。若不望風胡跪。以事夷狄。必將推賢釋能。以自保治。陳勝吳廣
因民不忍。而劉項乘之。秦遂滅亡者。蓋本於此。古人稱中興之治者。
曰撥亂世反之昏。秦不正而甚亂。漢高祖反之。正而興焉。王莽不正
而甚亂。光武反之。正而興焉。隋不正而甚亂。唐太宗反之。正而興焉。
唐末五代不正而甚亂。我太祖皇帝反之。正而興焉。反之正者。反易
其道。究其敗亡之由。盡更而去之。猶反覆手之易也。今之亂亦云甚
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凌遲不振。亦在陛下。虜賊雖暴強。其
亡可待。特恐中國豪傑因之而起。反吾之亂。興彼之治。則陛下之大
事去矣。天下記之。野史書之。善惡榮辱。垂之方來。後人觀之。亦猶今
之視昔。夫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楚以七千里而為讎人役。今藉罕
之強。未如秦。其得罪於中國。無人不怨。則有其於始皇之於六國也。
東南形勢。控帶江山。兼有吳楚之地。坤維嶺海。提封自如。非如湯以

七十里而起也。而乞憐偷生之勢。乃甚於楚之為秦役。此臣所以日夜憤懣。為陛下痛惜。而傷大臣之過計也。昔宗澤留守京師。一老從官耳。猶能致誠鼓動群賊。北連懷衛之民。誓與同迎二帝。皆相聽許。尅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不幸為黃潛善所惡。百方沮撓。憤慨而死。其志不就。群臣亦安敢以澤所謀達于宸聽者。以此知人心未厭二帝之德。何況陛下身為子弟。責孰加焉。誠欲北向而有為。臣特見鋤穰慄於長鎗。奮臂處於甲兵。舉四海惟陛下之用。決不為矣。集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為與不為耳。五路事耳。張浚已行措置。今能使淮南荆襄肘臂相應。山東合從。則虜人所守者數千里之地。兵分勢離。批亢搆虛。攻其不備。多方以誤之。不厭不退。以十年為期。陛下必能掃除妖氛。一清天步。脩上京之廟貌。拜鞏維之神阜。遠近父兄。歸安鳳闕。再新儀物。永固皇圖。陛下於時憂責方已。魏然南面。稽案中學。

永永萬年。欣懷無數。其與惕息。適箴蹈尾。負取有如今日。豈不天地相絕哉。臣本疎外之蹤。無所知名。誤蒙眷求。擢侍左右。顧昧之溫寵。遇之榮。多士流傳。以為口實。重惟職司記注。掌書言動。震亂已來。典籍廢缺。官業不舉。素餐是愧。况親冠雋。未殄盜賊。德陵鑿轍。傍徨民無死所。臣於此旦得近清光。有知不言。有言不盡。苟非畏禍。即是欺君。震懼于衷。不能自己。竊思抵冒。理合誅夷。寬仁如天。恃以無恐。儻或其言可采。有補大猷。尺寸之功。垂名竹帛。是古人之所榮。微臣之至願也。干瀆威嚴。臣無任墮越俟罪之至。

時議遣使入雲中。寅為中書舍人上疏曰。臣竊聞遣使臣入雲中。已有定議。臣愚陋蒙陛下擢實從班。職在獻納。雖小事失當。猶合上聞。况遣使體大。縱使初不預議。苟心有所未安。豈敢緘默。輒形論奏。伏望陛下留神省察。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術。無不備。

載而其大要則在父子君臣之義而已。魯桓公為齊所殺。魯之臣子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莊公者乃桓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為父雪恥。又與齊通好。元年為齊主王姬。四年及齊狩于禚。五年會齊同伐衛。八年及齊同圍成。九年及齊盟于莒。是年為齊納子糾。仲尼惡之。備書于策。以著其擇怨通和之罪。魯莊惟忘父子君臣之義也。魯之臣子則而象之。故公子牙弑械成於前。慶父無君動於後。一斷國人。卒之日。交發於黨氏武闈之間。魯之宗祀不絕如綫。此擇怨通和之劫也。豈非為後世之永鑒乎。女真者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讎也。頃者誤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講張為幻。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此。其劫如何。彼之一身。叨竊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國家大計。則虧喪多矣。所幸陛下勇智日躋。灼然獨見於邪言久惑。

之後。奉將天討。罪狀豫賊。再安國步。漸圖恢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効。以佐丕烈。鮮如人行萬里。登車出門。又如支吾夏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亂。實係此時。今乃無故蹈庸臣之轍。踐陪國之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讎之義。陳白辱之亂。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或謂不若是。少有賤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以至甲寅。所為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與。見二帝之面者誰與。聞二帝之言者誰與。得女真之要領者誰與。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與。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酋豪帖服。國勢奠安。飛于奏章。傳播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挾虜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劫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

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為是爾。則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幣。而成就一姑為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効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闕。必無可通之理也。臣嘗思之。陛下與女真絕。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為義舉。若通和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惡。故九額奉使通和者。皆身謀非國計也。陛下何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自王安石廢黜春秋。天下學士不知尊尚。一旦亂臣賊子。接迹乎四海。幸遇陛下篤信此書。孔子之志。將伸於今日。使當考筆削之意。斷當今之事。只行一二人者。陛下美名輝映千古矣。當今之事。莫大於夷狄之怨也。欲舒此怨。必珍此讎。則用此之人。而不用講和之臣。行此之政。而不備講和之害。使士大夫三軍百姓。皆知女真為不共戴天之讎。人人有致死於女真之志。首無一還之心。然後二聖之怨。有可

平之日。陛下為人子之職舉。臣等驚下。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亦預榮矣。苟為不然。以中國萬乘之君。而稱臣於讎虜。則宰相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女真欣然講解。以一將軍將數萬眾。駐兵泗水之上。願與陛下面相結約。軟盟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則又欲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兵將。割我之地土。而取其租稅。有一于此。其能從之乎。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隳敗和好。將何據而可。臣實驚昧。思之不遑。是以略具古義。浼瀆聰聽。惟陛下誠加采擇。或合聖意。即以世讎當復。無可通之義。明降指揮。寢罷奉使之命。刻印銷印。俄頃之間。初無害日月之明。適足以彰陛下好謀能聽之義。免累聖德。誤國大計。臣不勝區區納忠之至。

寅又奏曰。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為兵家機權。與臣所論事理不同。今何辭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已荷聖知。今浚

以輔國謀臣。陛下之所改顏而禮貌之者也。勢難以臣故以沮其議。臣不當力論取勝。徒成紛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湏至剖析。聞於聰聽。望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志之。聖懷。俟他日驗臣所計。與浚孰中孰否。則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直也。粘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略。亦精於用兵。其所行事。盡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須卑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使。虜兵亦不來。及癸丑遣使。則鈞引虜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虜境。晝夜驅遞。略無禮節。及見粘罕坐。受欺給。忽忽而歸。未嘗得其要領也。而况何薛一使。臣其何能任。覘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

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人口舌下虜。為莫大之耻。終不肯受其識度如此。乃可辦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析承恩澤。一一足意。而後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虜賊臨以兵威。肆其恐脅。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曾謂何薛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虜賊之兩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滅宋之心。正使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况豫賊折哀乞援。秋高草熟。乘寇何疑。此不待窺覘。自可坐照於一堂之上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准以北。劉豫自以為其封疆矣。河之北。粘罕自以為其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乘雲馭風。徑至虜庭哉。必渡清河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為賊。今豫肯賓吾使人。達之於虜哉。臣恐戎伐九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

益七也。今我與虜之勢如兩家有改世之怨。一弱一強。強者侵陵不
休。弱者必固其門墉。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一僕老
啗以酒肉。悅以金帛。適足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之無
益八也。自古兵強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五胡英傑勦
曜垂珪之所難也。粘罕好財貪色。兇殘不義。特盜賊之靡耳。亦有保
國永世。薰并天下之術也。度其勁兵。壯者老。老者死。其犬馬之齒日
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沉酣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禰
敗。此易見也。萬一今冬黨助豫賊。昧於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
之險以禦之。彼再而暮。三而竭必矣。小小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兵
交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恐情見力屈。當反為所乘。非兵家形格
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和人之心。迎合粘罕之意。為身謀
而已。陛下寤寐賢才。自具不僂菲衣節食卑宮室陋器用。以養戰士。

固特為父兄。據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涼不滌之恥也。君堅用和策。則
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帥偷安。而卒伍泮散。以為無復有輸忠効智
建立功名之目。使和人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為之漸。以國與
人。取說粘罕。大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
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
起居之扶釐。效之者。况今歲月益久。虜必重闕。惟懼我知之。今以
虜為父兄之讎。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專
易為處置。若通而不絕。則虜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
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
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遠。必無可達之
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為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為國者。必有
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以為之。漢高祖出關。得董公之

謀以絀君討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強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峽關之舉。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目標為賊。亦能三分鼎立。魏廷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為真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雄規模注措。大抵如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之故。卑下於操。以為存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才。脩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儻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為。至於何辭之行。非特無効。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又况蒙被詔書。曲加獎諭。先以為榮。今為內侮。所以致詳盡義。忘其喋喋。心在報君。非好辯也。若夫軍旅之事。則未之學。張浚以遣使為機權者。臣所未諭。不敢強為之說。伏乞陛下幸赦之。取進止。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七

經國

宋高宗建炎間。編脩官胡銍論符離之敗。疏曰。臣聞古者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宇。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齊有仲孫之難。而小白以興。晉有里平之難。而重耳以起。漢高有平城之難。而成帝業。光武有王郎之難。而興漢統。唐太宗有渭水之難。而大業以昌。德宗有奉天之難。而唐祚益固。何則。以其畏多難而思所以保其國。其操心危。而慮患深也。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鄆。衛邢無難。敗亦喪之。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必亡。何則。以其恃無難而不思所以固其國。其操心不危。而慮患不深也。故曰。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宇。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豈不然哉。陛下思復不戴天之大讎。處心積慮。誓與配

虜不俱生。雖心人枕戈嘗膽。未能遠過。近者淮上之劔。蓋天以是厲陛下之志。使陛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臣有以見天心之愛陛下也。焉矣。臣願陛下益強其志。毋以小勦以自沮。菟乘柝卒。休兵息民。期於身濟。大業實宗廟社稷之福。

紹興元年。戶部尚書葉夢得上奏曰。臣准吏部牒。備坐都省劄子。臣僚上言。邊事未寧。乞大詢衆庶。備禦之策。聖旨令行在職事官以上。具所見實封聞奏。仍限五日。若臣以疎拙不才。罪戾廢棄之餘。仰蒙陛下過聽。收召。今者脩列六官之長。恩厚德大。雖在承平無事之時。猶當感激奮勵。圖報萬一。况此中外艱虞。陛下焦勞旰食。日不暇給之際。且復屈已下逮。思盡羣策。主憂臣辱。義當即死。雖其愚陋。敢不竭盡犬馬之誠。或冀千慮一得。竊惟逆虜不道。憑陵中國。四年于茲矣。所舉無不中。所為無不成。卒莫能少挫其鋒者。豈以元穢暴起之

餘。遶數千里之地。虐用其民二十餘年。叛天逆理。流毒于我。而我合天下之智。真不能與之抗乎。其患在於始謀不臧。動失機會。因循橫潰。養成其勢。是以在彼者日益肆。在我者日益困。于今救之於未為愈難也。夫兵機事也。不度時。不料敵。則不可為。故機會一失。則為之每難於靖康之初矣。若以今春視去冬。蓋又有難者焉。去冬所聞出沒於陝西河北之間者。或曰游騎。或曰簽軍。未知主謀恣衆者何人。今聞粘罕嘗親至相州。又至濮州。又至開德府。是主兵者在粘罕。此難者一也。去冬以開德府守河。我尚恃河以保南境。故虜屢擊橋。我輒爭得之。今開德既陷。河已非我有。則河南之地。惟虜所欲往。此難者二也。去冬河北京東諸郡存者尚衆。南倚開德。北倚大名。東倚東平。此三大鎮者。鼎足相峙。而滄州又在其北。德博與濮。更為唇齒。其力猶足以相抗。今惟東平歸然獨當宋魏之衝。滄州孤絕在後。此難

者三也。南京自古最為南北咽喉關鍵。唐安史之亂。張巡許遠以死守之。卒全江淮。今又京師糧道所寄。汴而下。距雖揚無十日之程。視唐利害尤重。澶魏既破。道途之言。皆謂虜騎嘗已至楚丘。萬一遂薄南京。則上可絕京師。下可迫楚泗。此難者四也。京東河北諸郡。初固皆欲死守。故我力雖不能經紀。而一方自為嬰城之計。民社各欲保其鄉里者。猶有可恃。自開德等陷。人情震駭。皆無固志。聞德州乃望風迎降。而巡社之民。亦或反為之用。則見存諸郡。豈復可保。此難者五也。只此三兩月之間。難易不同。又復如此。不早為計。虜既多得吾地。遂擇膏腴利便之。所以為巢穴。重誘吾民脅之。以虜駭駭四出。今日復振。則三兩月復陷一州。以漸及於東南。取者不復可得。陷者不復可振。則三兩月之後。其救之豈不更難於今日乎。又况猖蹶之志。有不止於此者。臣竊觀虜前年冬去。去年春先破西京。長安而去。冬

抽還陝西。京西軍馬未幾。河北京東諸郡相繼遂陷。蓋其為謀自有次第。是必欲潛窺淮甸。而懼京西陝西與河北之民踵躡其後。故先去其援。今既得志矣。則乘間而南。不在今春。必在本秋。若先自單州趨南京。次又趨宿州。次又自淮陽軍趨楚州。則汴一帶皆不可支。吾然是特為淮甸慮而已。何者。我猶可恃江以為之限也。若更分兵一自陳穎出和州。渡宣化采石。以趨金陵。一自唐汝出襄陽。抵鄂州。荆南以處上流。則長江之險。我亦不得專。吾復何以為計哉。此臣所以私憂也。為今之計。必先深戒靖康機會之失。然後論起脩禦之策。所為靖康之失者。何也。固守京師。而不知避是也。古之帝王。一歲而四巡狩。初不以為難。後世巡狩之禮雖廢。然事有急緩。必不得已而從權者。未嘗有人主跬步不去王室之義。臣在經筵。嘗因魏惠王遷都於梁之事論之矣。以謂王者無故而遷都。則不可。因事而巡狩。則

無不可。自昔變難擾攘之際。未有不因遷避而存。遲疑固守而亡。故唐明皇以安祿山幸蜀。代宗以吐蕃幸陝。德宗以朱泚幸梁。僖宗以黃巢再幸蜀。此五君者。雖一時不免奔趨遠適之勞。而後日皆保安全無事之福。惟晉成帝當蘇峻之變而不避。故危。梁武帝當侯景之亂而不避。故亡。此已事之明驗。不待深考而知者。靖康三謀之臣。不知論此。乃合遷都巡狩為一事。不料敵之弱彊。不度我之勝負。徒襲宣和末議。以固守京師為得計。已大誤矣。又復快意謂虜必不再至。遠則邊境未嘗為防托力拒之謀。近則大河未嘗為經畫必守之計。終歲分爭於口舌之間者。僅在戰和二說。以逞其私。緩其所可急急。其所可緩。違期至事迫。始命李回復蹈何權之覆轍。以數萬眾守河。而旋設四輔。回至則盡潰。四輔兵未集。虜已過河。訖束手不能效一戰。禍遂至於不可言。此天下所以痛心疾首不能釋也。今揚州則京

師也。東京京西見存諸郡。則邊境也。長淮則大河也。陛下視靖康之失。如彼。則今日之圖。其緩急先後。宜何如哉。且天子居而在京師。則以京師為家。而外以經營四方。出而在外。則擇外之安存深固之地為家。而外以經營四境。為家者一定。應事之機。往來進退。而以馬上治之。固不以所一定者自為域也。漢高帝起於漢中。東向而當項羽。故以咸陽為家。而蕭何守之。咸陽有定。而高帝往來進退。必至於擒羽者。未嘗有定也。光武起於南陽。西向而當羣賊。故以河內為家。而以寇恂守之。河內有定。而光武之往來進退。必至於誅賊者。未嘗有定也。使高帝不離咸陽。光武不離河內。不唯天下得失未可必安。知無坐困於敵人者哉。臣愚以謂今隆祐太后六宮既在錢塘。者陛下之咸陽。河內所宜為家者也。陛下若定家錢塘。鑿與進則負江而北。退則阻江而南。惟便利之所在。不必固守。雖揚以順動為重。陛下與

大臣講此宜詳矣。今虜猖獗天約已可見。臣所不知者朝暮緩急之勢也。慎重國體固欲舉措得宜。精審敵情亦必機會中節。伏望陛下博通下情。廣遠斥候。如勢必至於過江。則願以進退順動之意預定其期。亟下詔書。明喻中外。無幸其不來。而使得倉猝乘吾不意。所處既空。扈從臣子之心安矣。四方形勢之望彊矣。則備禦之策。惟吾力行而已。臣謂今日之務。有當為而未可為者。有不可不為者。有不得已而預為者。臣聞虜雖得吾兩河諸郡。然事勢猶未成。人心猶未一。吾能乘其未成未一之際。併兵力戰。復過大河。以與河北見在諸郡山寨水寨之衆相為表裏。固以待釁驅逐。使不得安吾境。此當為者也。然勢未可為。先且厚慰撫兩河。然後專事京東京西淮南控扼之地。謀其藩籬內拒。唯為險。以塞南牧之路。使不得覲覲。此不可不為者也。則當速為。唯狹而難守。江闊而易守。萬一三路藩籬不能捍。而

淮不可保。必退而守江。則鎮江金陵與上游荆南襄鄂之地。擇其要害。抗以舟師。此不得已而為之者也。然不可不預為。請試一二陳之。今夫虜之驟強。誠天假之。連年戰勝之威。百倍於我。兩至京城。如蹈無人之境。殘破州郡。唯其所欲。我之不敵。亦已審矣。而臣方以可復過河驅逐。出境者。夫較強弱。雖在力。而論強弱。所由致。則在理。天下無常弱。唯理之所在而已。我得其理。則其氣伸。其氣伸。則其勢不激。而自強。不在力之衆也。我失其理。則其氣屈。其氣屈。則其勢不挫。而自弱。不在力之寡也。昔後唐莊宗父事契丹。阿保機及莊宗之難。阿保機謂其使者姚坤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肯。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則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由此言之。虜雖非人類。未可謂冥然全無知識者也。及德光援石敬瑭破

張達。教瑋問所以速戰而勝者。曰。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陰。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所以勝也。然則德光雖彊。亦必視形勢地利。度其所可濟。而後決勝。宣和之末。邊臣失計。既與虜通。又與之來。我中國政事之過。規之多矣。深謀狡智。乘我而重輕之者。既已窺於前。達其兩入。我所以待之者。未嘗有一事一為當其節。彼復謂我無能為。而可侮者。又有以察於後。則飽其吞噬之氣。以馴致其彊者。豈無自而然哉。今陛下若能監宣和致寇之失。而一切盡反之。屏聲色。遠讒佞。抑僥倖。戒奢靡。簡誅求。撫彫瘵。凡可以興衰扶危者。無不為。左右大臣能承陛下之意。深求靖康誤國之弊。而一切盡矯之。收人心。作士氣。擇將帥。練軍伍。較地利。料敵情。凡可以救災捍患者。無不舉。夫彼既以是規而乘我。亦必以是規我。而知其不可乘。既以是察而侮我。亦

必以是察我。而知其不可侮。我亦持此以感人。而人服。率此以用衆。而衆從。其理一易。而氣隨之。彼豈終怙其彊。我豈終屈其弱乎。且周世宗之興。中國契丹之勢。未有以異也。奮然一起。以唐晉之兵。治唐晉之敵。不血刃而復三關。虜遁逃折北之不服。彊弱之易變。於此可見矣。竊聞兩河山寨水寨之民。動以萬計。其怨虜深入骨髓。仰懷祖宗二百年德澤。蟠結之久。南向號呼。以待中國之救者。未嘗一日而忘。我誠能力行前之所陳於內。而使人重撫此遺民。以收其用於外。數月之後。徐為大舉。臣知大勢一返。當如轉圜石於千仞之上。王尋之師。非不衆。而先武破之於昆陽。曹操之師。非不彊。周瑜敗之於赤壁。符堅之師。非不銳。而謝玄潰之於淝水。事不至此。未可以定中興之期。所謂當為而未可為者。此也。天下之勢。在州郡。州郡能立形勢者。在將與兵。祖宗以來。處河北河東陝西三邊之術。略可見矣。總之

有帥命之有將屬之有兵以某郡為帥府則與之將者若干人與之兵者若干人險要之地如何為堡寨捍禦之卒如何為屯戍如是而守如是而戰如是而分如是而合有定法也其自中出者唯選帥命將出師之節而已臣獨怪兵興之後我之境土日蹙則前日號為邊面者皆迤邐次遷於腹裏而朝廷未嘗以三邊之法處之除一二大帥之外其餘州郡雖與敵境相接猶一用承平故事吏按籍以書生文吏計資考而為之守朝夕所從事猶在簿書獄訟期會往來之間將之有無未嘗問也兵之多寡未嘗知也忽遇卒變於內盜賊聚於外則時出行在之兵為之誅討事已復歸泰然相忘守一定之法而治不急之務與從容無事之時無以異主兵者不過兵官巡尉為兵者不過弓手破卒輩而隨其守之才或粗能招集軍民或其僚屬間有可用皆各出於私意自得朝暮帥臣有名無實一旦有事戰守無

所取謀合散無所聽命勝不相聞敗不相救如向者潁昌蔡州等諸郡棄城逃遁守臣例不過以力不足藉口朝廷亦莫能詰而日近濮州冀州等處雖能固守外無一兵一騎以為之援亦卒至於陷沒而後已以此治邊面虜何懼而不吾侵也臣願亟取淮南京東京西三路要害之郡與虜相近者一以前日三路極邊之法治之東則鄆州徐州南京西則潁州壽州和州南則唐州襄州荆南各隨其遠近立為軍數或使之召募或為之分隸而命以大將與其帥參治中擇近臣明敏宏毅忠信沉遠者一人為之總帥以節制之小郡與偏裨聯於大郡大郡與將聯於總帥應州郡常事一皆命之餘官守將專領軍事各條其所為者上之朝廷為擇其可者頒於總帥而授於所部虜未至則如何守既至則如何戰攻某州則某州應援某地則某州牽制預定成筭日夕按習緩急有事舉而盡行必使腹心可以相

倚臂指可以相及。守者如檀道濟之在壽陽。援者如曹景宗之在鍾離。擊者如韋叡之在合肥。拒者如臧質之在盱眙。縱今人才寡少。未必皆得如數人。然不可不以是求而用之。雖未能克敵。豈遽以單弱奔潰孤絕陷沒乎。所謂不可不為而速為者此也。保江下策也。虜勢既未可測。則我亦當為不可測之備。去年秋始獲進對。即嘗論虜或師河洛。分兵鼓行。直趨襄沔。橫據荆渚。因我舟楫人卒。順流進逼江左。即王濬等入吳之路。以為彼之上策。自許蔡而南。一出應陽。徑斷采石。以趨金陵。即蘇峻所從亂。晉本朝曹彬所從下江南。以為彼之中策。是時河南與京東諸郡尚存虜之去就。猶遠。姑自河洛言之而已。今既不止於此。則尤當過為之防。敢終言其詳。自古有事於東南。未嘗不先以舟師出上流。蓋所以奪我者以勢。不以力也。王濬自益州至荆南。作大船連舫百二十。容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馳馬其上。及既進。自巴岳十四日至牛渚。蘇峻在應陽。即今和州。其襲姑孰。進慈湖。蓋今太平州之間。由采石而渡。我曹彬下李氏。亦猶用其迹。虜騎去春嘗已至汝州蔡州矣。自汝州入襄州。至荆渚。自蔡州入光州。至應陽。固不難。則江之可防。非一適也。然是猶有可言者。濬與彬皆中國人也。濬在益州。作船七年而後成。度虜雖得荆南。其勢未必遽能至是。然虜多燕人。粗能知書。或竊取濬之餘意而倣之。與襲蘇峻之故道。則亦未易可當。但其驅我人而用之。吾固亦可以我人而拒之。無足憚者。若欲自為之謀。則棄鞍馬而事舟楫。捨所長而用所短。我視平原易地。得筭為終多也。唯控扼者如何耳。臣嘗建議。欲以鄂州與荆南別為一路。置帥府。與實上流控扼之要。而襄漢之所從出。吳孫氏嘗都以拒魏。唐始以岳鄂為觀察使。後陞為節度。其意可見。若鎮江金陵。韓況在唐最為近事。築石頭五城。脩鳩壁。起建業。抵京

及既進。自巴岳十四日至牛渚。蘇峻在應陽。即今和州。其襲姑孰。進慈湖。蓋今太平州之間。由采石而渡。我曹彬下李氏。亦猶用其迹。虜騎去春嘗已至汝州蔡州矣。自汝州入襄州。至荆渚。自蔡州入光州。至應陽。固不難。則江之可防。非一適也。然是猶有可言者。濬與彬皆中國人也。濬在益州。作船七年而後成。度虜雖得荆南。其勢未必遽能至是。然虜多燕人。粗能知書。或竊取濬之餘意而倣之。與襲蘇峻之故道。則亦未易可當。但其驅我人而用之。吾固亦可以我人而拒之。無足憚者。若欲自為之謀。則棄鞍馬而事舟楫。捨所長而用所短。我視平原易地。得筭為終多也。唯控扼者如何耳。臣嘗建議。欲以鄂州與荆南別為一路。置帥府。與實上流控扼之要。而襄漢之所從出。吳孫氏嘗都以拒魏。唐始以岳鄂為觀察使。後陞為節度。其意可見。若鎮江金陵。韓況在唐最為近事。築石頭五城。脩鳩壁。起建業。抵京

峴樓雉相望。建業即金陵。京峴即鎮江之境也。造樓船三千艘。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浦。復與揚州陳必游。以甲士三千。臨江會于金山。當朱泚之亂。東南賴以安靜。今車駕或駐兩浙。則鎮江金陵尤所當先。治舟師不講已久。去冬雖嘗募海船四百餘艘於鎮江。然而戰陣之習未聞其嚴也。鎮江之師。止可為鎮江之用。未見金陵所以待上流者。江東之備。當以江東之舟與人用之。又鎮江有子城而無外城。未有無城而能守險者。今若速以鄂州與荆南各分一路。以抗於上。而命鎮江金陵揚州三帥。力舉韓滉故事。脩之以至于下。則彼度地之利害。較枝之短長。必有規而知畏者。所謂不得已而預為者。此也。恭惟陛下以聖神文武之資。誕受中興之業。躬履艱勤。克己顛沛。其長慮却顧。無不至。今日復以虜勢之迫。下詢於眾。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聖人成天地之能。而並立於其

間者。不過明則謀之人。幽則謀之鬼。而百姓之安危。天下之安危也。既盡人謀。而同其安危。則內可以保一己。外有以保天下。百姓其誰捨之乎。洪範九疇。其次七稽疑。曰。汝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謀衆稽疑之道。其効蓋如此。陛下既用是道。則不可不求是効。若臣所見。常智皆所共察。利害得失。顯然易明。竊料陛下亦嘗熟計於胷中矣。今卿士之言。亦或宜有與臣同者。陛下果嘗計於胷中。而臣又言之。卿士又同之。則類陛下斷而必行耳。雖然。然陛下無乃以方祈請二聖。宇文虛中奉使未迴。意和議可恃。不欲重見兵端乎。臣以為不然。夫靖康所以曠日持久。不力為備者。正以耿南仲持和議。墮虜計中而不悟。今虛中之請成。否未可知。安可悉目前之急。而待萬里之報。蓋姑存其說。而不廢幸而有成。不過虛為之。

備如其不成。固無後悔。必欲還二聖。非我形勢先強。彼肯遽有顧從。今但自為備。非彼見迫。我不交鋒。不可謂之兵端。臣智識凡陋。思慮短狹。不足以仰塞明詔。不勝拳拳憂國愛君之誠。惟陛下垂慈采擇。八年。夢得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上奏曰。右臣今月十八日戌時。准尚書省遞伏蒙聖上恩賜臣詔書一道。以虜人初退。陛下深懷善後之計。俯以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特加訪達。臣材質朽鈍。識慮褊淺。不足上裨大議。然念頃歲。擢自閑廢。驟承聖知。度越稠人。濫聞政事。雖奇窮閭拙。奉事清光之日無幾。而春過識拔。天地生成之賜。實與眾異。銘鏤肺腑。久未知報。日夕愧負。若無所容。比者逆臣劉豫。敢挾黠虜。稱兵內侮。犬馬之誠。雖不勝忠憤。而職在散地。朝廷成筭。非所預知。是以不敢犯分妄言。姑因職守所當行。竊獻其末議。今賊眾敗亡。王威始震。陛下天縱神武。坐制疆敵之餘。尚懷謙

博博詢羣議。不遺踈遠。曲記孤愚。此見陛下戰勝而不矜。功成而不有。舍己從人。至誠樂與之意。必將上追堯舜文武之用心。以還祖宗之盛。於此不言臣罪大矣。敢殫竭底蘊。試效萬一。惟陛下垂慈採擇。臣聞洪範言人君三德。曰正。曰剛。曰柔。天下之變無窮。古之帝王御之。不過有二。苟非平康之世。強弗友則克之。以剛。熒友則克之。以柔而已。自陛下即位及今。虜九三八寇。其始衝突。至於維揚。臨江。而不敢渡。明年渡江。至於錢塘。四明。壩而立。劉豫。今遂與豫合謀。併兵長驅。並至。方其臨江。不敢渡。蓋不能無畏於我。棄而不守。故明年復為南渡之計。然猶未敢有意中原。賊歸之後。我不即撫定。置而不問者累月。故始萌其姦計。取而與豫。我復奪而下與之。爭遠別為此疆。爾界。視豫真若吾鄰。遷延顧避。八寇者不得擊。歸順者不敢納。豫驕於上。民絕於下。所以倥然自謂得志。無復忌憚。陰導天羊。以圖僥倖。

我愈遲。賊愈進。我愈怯。賊愈強。此其故何哉。殆吾謀臣失計。而一於用柔者勝。如向使維揚之後。有以御之。固無錢塘四明之役。錢塘四明之後。有以御之。固無今日之役。今幸賴陛下睿明英武。赫然獨斷。出賊不意。夫策親征。是以先炮首摧。狼狽失措。曠日持久。卒至於遭應歲之失。一朝正之。天下孰不鼓舞感悅。豫計已窮。虜氣已憚。此乃陛下宏濟艱難。反於用剛之時。不可不乘。此遂定興王之業。臣前嘗妄謂克復大統。平定中原。當自此始者。誠有待於是。然為之當有其序。蓋有進討之策。有招納之策。數路並進。一舉而蕩平之。此進討之策也。廣敷德意。以次而懷徠之。此招納之策也。進討而不及招納。招納而不及進討。皆未免有偏勝。何者。進討之策。非兵強將選。財豐食足。未可遽動。招納之策。為因人。心無不可為。數年之間。欲以郡歸。有如海州者。欲以縣歸。有如宿遷者。舉衆而附。少者數百人。多者數千人。亦無時而無陛下察此人心。豈嘗一日忘本朝乎。果吾進討之具。無不兼備。舉而用之。固不為難。若猶未也。則先招納。後進討。自不失其序。臣請言之。臣往年待罪江東。得豫情實。最詳。豫關元九材。年踰七十。其子璘狂悖慘刻。尤不為其下所伏。自行什一法。重斂於民。外以奉虜。歲幾三百餘萬。又遠事關中。疲竭內地。民困貧。悉痛入骨髓。日夜引領。以望王師之至。其告於吾人者。或曰。天兵速來。過今年則人心慢。或曰。我非順者。但能以大兵主張得我。我無不端。此言人所共聞也。今虜復以十餘萬衆屯聚畿甸。數路騷然。強者為茶。為軍。弱者覆而轉餉。調度百色。必非豫能素辦。皆當盡出誅求。荷戈帶甲。三冬暴露。非特民怨。兵且怨矣。非特豫困。虜且困矣。若陛下以天地大德。涵覆無外。盡洗從偽之民。而一新之。許其來歸。孰敢不從。待其昏迷不恭。尚懷願望。則臨之以兵。孰敢不服。臣願陛下與大臣熟議。

我愈遲。賊愈進。我愈怯。賊愈強。此其故何哉。殆吾謀臣失計。而一於用柔者勝。如向使維揚之後。有以御之。固無錢塘四明之役。錢塘四明之後。有以御之。固無今日之役。今幸賴陛下睿明英武。赫然獨斷。出賊不意。夫策親征。是以先炮首摧。狼狽失措。曠日持久。卒至於遭應歲之失。一朝正之。天下孰不鼓舞感悅。豫計已窮。虜氣已憚。此乃陛下宏濟艱難。反於用剛之時。不可不乘。此遂定興王之業。臣前嘗妄謂克復大統。平定中原。當自此始者。誠有待於是。然為之當有其序。蓋有進討之策。有招納之策。數路並進。一舉而蕩平之。此進討之策也。廣敷德意。以次而懷徠之。此招納之策也。進討而不及招納。招納而不及進討。皆未免有偏勝。何者。進討之策。非兵強將選。財豐食足。未可遽動。招納之策。為因人。心無不可為。數年之間。欲以郡歸。有如海州者。欲以縣歸。有如宿遷者。舉衆而附。少者數百人。多者數千人。亦無時而無陛下察此人心。豈嘗一日忘本朝乎。果吾進討之具。無不兼備。舉而用之。固不為難。若猶未也。則先招納。後進討。自不失其序。臣請言之。臣往年待罪江東。得豫情實。最詳。豫關元九材。年踰七十。其子璘狂悖慘刻。尤不為其下所伏。自行什一法。重斂於民。外以奉虜。歲幾三百餘萬。又遠事關中。疲竭內地。民困貧。悉痛入骨髓。日夜引領。以望王師之至。其告於吾人者。或曰。天兵速來。過今年則人心慢。或曰。我非順者。但能以大兵主張得我。我無不端。此言人所共聞也。今虜復以十餘萬衆屯聚畿甸。數路騷然。強者為茶。為軍。弱者覆而轉餉。調度百色。必非豫能素辦。皆當盡出誅求。荷戈帶甲。三冬暴露。非特民怨。兵且怨矣。非特豫困。虜且困矣。若陛下以天地大德。涵覆無外。盡洗從偽之民。而一新之。許其來歸。孰敢不從。待其昏迷不恭。尚懷願望。則臨之以兵。孰敢不服。臣願陛下與大臣熟議。

定此二者先下哀痛之詔。開喻偽境。應叙日者不即撫之之意。深自引咎。若曰非民忘我。我自失之。原其淪陷。出不得已。使靡然皆知陛下待之與豫父子者異。則立為賞格。以募之。以州降者。授以州。以縣降者。授以縣。挺身或舉衆來歸者。處之皆勿失其所。命遣吏多募信實之人。深入傳告。或說客辯士。因其人而動之。必有相送。歎如海州宿遷者。此吾不血刃而坐復境土之道也。蓋戒有司。訓練將士。儲積糧餉。若秋冬之間。虜與豫復至。不過進則攻。退則守。偷而已。前日已事之驗。固自可見。若虜與豫不至。而吾民猶有畏虜不即聽者。則待吾進討之具備。申飭諸路。約日齊舉。而深入之。彼孰肯終捨順從。運捨寬。徒虐我。豫孤身獨立。衆散親離。少假歲月。非我捨豫。則豫必棄而奔虜。或吾民有圖豫而獻者。此必至之勢也。二議既行。陛下詔臣四事。自存乎其間。所謂攻戰之利者。見可攻而攻。見可戰而戰。

不可預言。但紀律備明。士氣奮張。將帥樂於為用。不憚傾卸。勝而不驕。不用而不憤。則在我有常勝之道。今之兵勇。銳視前。不侔矣。尚恐罷冗者未盡汰。驕惰者未甚戡。將帥之材。猶未甚廣。蓋自軍興。號為兵者。皆大將自募。與招安之盜賊。貴多而不貴精。偏裨亦出其選。朝廷藉之為用。未嘗別自簡擢。臣願稍脩軍律。以前後號令。約束損益。立為法制。以懲齊之。徐令自汰。其不足用。而誅其不律者。統制統領官。各使上其材。能勳閔。朝廷更加審覈。時拔其能者。付之以事。或使自當一面。兵將無濫。法令明肅。開闔在上。權不偏重。則何往而不勝也。所謂守備之宜者。防秋防冬之事。前此戒嚴則舉。解嚴則廢。未嘗修之於無事之日。是以事至旋謀。亦多苟簡。文具今要害之地。莫大於擇人。近歲或專委武夫。或取之負犯之吏。或姑錄其人。不問所長。幸而得人。或遷徙無常。或不與之兵。或有兵無食。至於辭比策。應牽

制。相為犄角。皆未嘗預講。其尤為大害者。斥堠不明。往歲維揚師在泗州。猶疑其非虜。今者承州入境而後知之。夫以大軍會集數月而後興。越數千里而後至。尚不及知。况其他乎。臣願應守禦之地。至擇人分任。量其守之大小而與之兵。與之食。使各條上方略。可自守則如何守。自守不足則如何援。凡山川險易。道里遠近。鎮戍踈密。控扼急緩。詳考利害。一二規畫。朝廷與大將擇其便利。必可行者。授之。以為成法。無事則習之。有警則行之。少假其權。以盡其能。久其任。以責其效。別立探報之法。廣行收募。不必拘以一邑。使敵情虛實進退。皆前期而知。無出所不及。則何守而不固也。所謂措置之方者。其目不一。要莫先於財用。今朝廷之兵。付之諸路大將者。皆非承平之所有。而糧餉調度。猶以有司之常法。責之轉運使。否則出內帑之積。以濟之。設有非常之用。則旋為經畫。或不免取於民。未有一定

之制。此豈可久哉。天下之財。非不足。但歲久法弊。廢而不舉。及當困時而為之者。未講也。唐制諸道貢賦別而為三。有上供。有留州。有送使。本朝大略因之。上供之外。留州者。逐州之所用也。送使者。轉運使之所領也。唐制財用通而為一。本朝轉運使所領。非兩稅常入。其他皆別為請司。自軍興。職守不嚴。事多權宜。監司一於侵奪。州縣一於隱蔽。苟濟目前。寔生欺弊。蓋上供猶有關者。其餘遺漏失陷。雖朝廷不盡察也。臣竊以為宜盡取天下諸司所掌。會其實數。稍分別之。嚴其上。供留州送使之辦。應行在支費有定式者。以上供責之戶部。諸鎮大將。逐月供億。以送使責之轉運使。別為一司。盡總其餘財賦。一金以上。皆使通領。周知其數。而幹旋之。應戶部轉運使所不足。取以均濟。他皆籍之以待非常之用。參較虛實。鈎稽出入。凡法令所當變通。職守所當分合。利害所當興廢。有無不當乘除。存而封。轉而支。

移。非常法所得拘者。一以付之。朝廷但制其可否之節。取與之度。事有專責而權不分。則緩急可以取辦也。所謂綏懷之略者。招納之策。既行。大者固已舉矣。更令邊吏未收復者。勿輒侵擾。以待其至。已收復者。數下詔令。蠲其疾苦。以慰其心。時遣使命導之。溫言以通其意。阜通商賈。濟其乏絕。察吏人害民者去之。轉徙復業者量倍之。種糧。豫猶敢未爭。則為出師以捍禦。其領衆來歸者。隨其多寡授之。鄰近逃絕戶之田。舊有官者。復其官。有才能者。時擢而用之。則屈者不失其所安。來者不失其所歸也。論豫之事。所以處中國者。不過於是。若虜之變詐。則不可盡測。議者或謂虜竊於用武二十餘年。吳乞買與黏罕分國並處。自不相制。契丹亦有興者。其國已衰弱。恐天亡之。目必不能再舉以仇我。或曰。彼欲搏噬於我久矣。方藉累勝之資。跨有燕晉。困獸猶鬪。豈以一敗遂不復較。據本無功於虜。非有腹心締固

之交。導之使來。無成而歸。或德其輕安。更有廢置。或懼而改圖。別出奇詭。此皆不可知。然臣嘗論自古中國與夷狄。本不相為。盛衰鈞奴。雄於北方。至冒頓而愈熾。漢高帝以三十萬衆圍於平城。僅以身免。然不害其降子嬰。誅項籍以有天下。至於元成之際。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來朝。為之改元。不復更能窺邊。而漢亦自是不振。奪於權臣矣。突厥當隋末。控弦百萬。羣盜悉臣。尊之。唐高祖藉始畢可汗兵以定亂。亦為之屈。然不害其父子並興。創建數世之業。至宣懿之後。素所患者吐蕃。破散離析。以數十州來降者相繼。而唐亦迫於藩鎮而亡矣。華戎異域。天固限之。兩盛不能相傾。兩衰不能相救。誠有漢高帝唐高祖父子。雖冒頓始畢何害。即紛亂如五單于。殘滅如吐蕃。何補元成宣懿之治。自靖康以來。常患以虜之盛衰為我之強弱。故事每拘制不得盡為。今虜在萬里之外。既不可必得其實。則亦不必

觀披而後為之所。陛下以至誠不息之心。日新盛德。作興於上。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奔走於下。備明庶政。共成內治。則虜雖疆尚不足畏。况於豫乎。二聖未還。陛下聖孝純至。必有奉養於虜者。然連年遣使。初不得其要領。今兵端自彼。我國有辭。非使有所贊動。安能懼而悔禍。臣久伏田野。不知時事。管穴所窺。實為迂陋。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二年布衣具仲上書曰。臣嘗讀太史公叙布衣王蠋。狀於田單。贊曰。昔燕之初入齊。聞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欲以子為將。對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別三軍而屠畫邑。王蠋聞之曰。忠臣不事二君。正女不更二夫。余豈助桀為暴哉。遂自經其頸於木枝。自奮絕脰而死。臣請至此。未嘗不廢卷涕泣。扼腕而太息也。何哉。齊一小國也。且有慷慨忠義之士。今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得無其人乎。况天下之士。自崇觀以來。

蒙被國家教養。雖山林阜壤。巖谷海隅。靡不承養育而受恩德者矣。可以大國之人。不如小國之布衣乎。臣固有意於是。今臣至貧且賤。初非以富貴為心。膏祿為念。又非欲以片言幸陛下之用。從而求賞。揣臣之心。實無纖毫覬覦。况臣曾立功於近世者。屢矣。亦未嘗論功而求仕進。則今日之言。無意於膏賞也明矣。無意於膏賞。而有言者。非它。臣恐萬世之下。罪我聖宋無忠臣義士。故以臣所聞所見。盡臣之忠。竭臣之愚。為陛下陳之。伏望天慈。早賜睿覽。不惟臣一身之幸。將為社廟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臣竊觀陛下有孝悌之大德。而二帝之問不通。陛下有湯武之聖明。而敵國之陵不已。陛下有太王之至仁。而土地之封日削。陛下躬堯舜之節儉。而國用之富不饒。陛下震雷霆之天威。而盜賊之鋒未戢。凡此五者。非特臣得以言之。使三

尺之童。有知有識。亦將有所感焉。何哉。二帝之間不通者。臣竊謂非陛下忘父兄之遷也。非大臣忘君父之恩也。蓋亦人力有所不及。思慮有所未至焉。臣竊觀趙王之入燕也。使者十輩。既不能達國之音。又不能全身於外。當時在朝。若張耳陳餘之徒。非不賢也。非不謀也。獨不如一廝養。能以片言說燕。卒與其君俱載而歸。今兩國之難未解。而鼎峙之形已分。使者雖數十輩。金帛雖數十萬。能免偽齊之盜。名此遣使。不如用廝養明矣。敵國之陵不已者。臣竊謂陛下忍小耻之太過也。示小敵之太怯也。蓋戎敵之性。譬之獯犬。若或之。後而吠。臣竊觀符堅之陵晉也。興師百萬。力足以移山岳。鞭足以填江河。謝玄以計沮之。敗血泚水。設使當時忍耻示怯。奔而避之。田江迤南。當為秦之屬郡矣。故古人有言曰。可以計勝。難以力屈。即此觀之。雖得關將十萬。不如一謀士明矣。土地之封。日削者。臣竊謂陛下視疆

場之太輕。任藩屏之太易也。臣竊觀越王勾踐之脫於吳也。嘗磨以苦其心。任賢以廣其謀。雖一飲一食。未嘗不以滅吳為念。故當時其耻雖大。其國雖削。數年之間。復其疆而雪其耻。當今陛下下國政之屬。如大夫種者。誰與軍旅之託。如范蠡者。誰與然陛下移蹕而去之者。屢矣。百姓從之者。如婦市。雖太王之仁。不過此也。昔太王之去邠而之岐山。今陛下去汴而之吳越。跡實似之。謀則異也。臣未見陛下有滅夷狄之心。復父兄之讎。此臣所以曉夜太息。為之不平。國用之富。不饒者。臣竊謂陛下下千里寄託之非人。四方土地之多曠也。臣竊觀司馬宣王之輔魏也。先廣田蓄。然後為滅賊之計。當時卻文著濟河之論。又陳屯田之利。其言以二萬人屯淮北。以二萬人屯淮南。合四萬之衆。且田且守。歲入米五百萬斛。十萬之衆。可給一年之食。臣竊見今日自常潤抵界。至于大江。極目百里。盡成荒墟。所謂良田。不知

其幾千頃。自淮地南荒蕪之田。又不知其幾千頃。疲卒既多。死官不減。若於此時且耕且戰。則軍食何患不足矣。盜賊之鋒不息者。臣竊謂陛下姑息之德太厚。而殺戮之威不張也。臣竊觀宓子賤之治單父。齊寇至。魯人不及自刈。父老請民出刈。宓子不許。且曰。今年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麥。則其民樂有寇也。其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之盜賊未戢。亦有樂寇之類。臣竊謂盜賊不可不滅。昔光武中興。未嘗不以討賊為先。殺敵之則彼畏而自息。招之則彼安而復叛。臣以謂用盜賊攻盜賊。則草寇無患乎。不卒矣。此五者雖若國之急務。然猶未足為陛下輕重。臣復見國勢如累卵之危。生靈有塗炭之厄。臣曉夕為之寒心。臣竊聞太祖皇帝之有天下也。奄有九有。席卷八荒。泉漸于海。而流沙。北極單于。南底交趾。四方四隅。罔不臣服。當其四夷未賓之初。止有中原錢俶。望風納土。由是置五王宅。以待其

自至。其後李昱欲以臣屬。乞為藩屏。遣使請命。太祖皇帝曰。天無二日。殿庭之上。豈可容軒睡者。是欲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也。明矣。創此基業。垂之十帝。可謂盛哉。太平日久。偶因邊臣失守。致使虜人長驅而入。賴祖宗之靈。社稷之福。使兆民有託于陛下。當時龍興南都。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孝慈不忍。父兄之遠播。而居其已破之城。今此駐蹕。久在東南之一隅。臣竊為陛下疑之。不識陛下欲復祖宗之故業乎。止欲為東晉之南據乎。臣竊謂復祖宗之故業。則陛下有萬世垂統之基。若止如東晉之南據。則不過有百年之世祚。然百年之計。尚恐土地日削。社稷日危。亦未必安於百年也。臣聞自淮地北。見屬偽齊。自古夷狄不能中原。此金人以中原攻中原者也。近世說者必曰。朝廷賴偽齊以為藩籬。以捍金賊。臣竊謂不然。夷狄之患。患在手足。中國之患。患在心腹。不識說者將謂偽齊今不為盜。能保其子不

為盜乎。復能保其孫不為盜乎。不識偽齊侯虜人既定之後。去僭偽之大號。還土地之故疆乎。為復割據中原。久假而不歸乎。若曰臣無伐君。則武王何為而并天下。若曰國可並立。則隋高何為而擒并竇。良由勢不兩立。尊無二上者也。昔秦齊之強。猶不敢久僭帝號。今因胡人竊我名器。不歸他人。獨授劉豫。則知豫必以姦計為全人謀也。既為謀主。則無臣子之心明矣。况人臣之位。與人君之尊。不可同年而語。彼肯捨尊而就卑乎。則知劉豫無復納款又明矣。臣嘗譬之巨室之家。假人以堂室之奧。而自處門廊之隅。則居堂室者。豈無吞門廊之心乎。今劉豫所以卑辭自遜者。良由人心未歸。而羽毛未成。爾縱使劉豫止欲割據一方。豈不為姦雄開基。又况自古南北雌雄之勢。但見以北并南。未聞以南并北者也。臣竊觀國之所重者三。昔我神祖留意太學。蓋欲籠絡天下之英賢。而網羅天下之姦雄也。陛下

駐蹕維揚之時。猶有隨駕學生。今悉罷去。而劉豫乃為學校。以延多士。是誘陛下之英賢可知矣。今諸軍士卒皆河北山東之人。其初止因虜人所苦。故偷生南方。望陛下升斗之養也。前此兩年。兵食皆足。通來竊見如劉先世軍中士卒。一月之糧。或闕其半。里巷私語皆曰。健兒不如乞兒。各懷去心。悉有竄志。而劉豫大彰聲勢。廣示富饒。省刑薄賦。卹眾安民。彼思鄉之人。一有所聞。豈不動心。是誘陛下之士卒可知矣。南北往來商賈如織。厚增其利。售我物。買關市。無征。阜通無禁。既闢商賈之路。遂雜五間之徒。古人夷關折符。使命猶且不通。况於往來弗禁者乎。臣竊見朝廷內外。事無巨細。往往皆前期而知。此無他。從商賈之便者然也。從商賈之便。則是誘陛下之行旅可知矣。誘陛下之英賢。則謀謨可得而策矣。誘陛下之士卒。則戰鬪可得而用矣。誘陛下之行旅。則國之虛實可得而知矣。臣竊見中國之士

子不由科舉進者往往多不得齒於仕版。至如貧賤之士。雖有嘉謀嘉猷。非有左右先為之容。無因至陛下之前。則好名貪祿之士。豈不有如齊之心乎。臣竊見中國之士卒。飽則稍安。飢則心離。懷鄉樂土。人情所同。又况丘隴之所繫。嗜慾之所趨。今移北就南。歲久無歸。彼懷土之人。豈不有如齊之心乎。臣竊見中國之商賈。近緣軍興。征求百倍。為監官者。以奉上為心。以刻剝為志。行旅怨恨。痛入骨髓。由是百物不通。征商又倍。至如偽齊取民有制。彼貪利亡耻之徒。豈不有如齊之心乎。凡此三者。悉有離心。則陛下國勢日以孤危。臣又見劉麟猖狂。尤甚狼戾。居多。父子異同。悖逆若一。僭偽二年。鼎勢已奪。今劉豫不自量力。往往自比文王。而以其禍付之於麟。陛下若稍緩其歲月。彼將先收民心。足食足兵。形勢漸固。則中原無復為陛下有矣。中原既喪。則偽齊反得太祖皇帝奄有中原。坐收四方之策矣。臣又

聞金人重兵悉趨陝西。志在吞蜀。萬一不幸。蜀有變動。彼將順流而下。水陸並進。則陛下豈可復有乘桴之行乎。臣聞兵法有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彼不得與我戰者。乘其所之也。臣竊謂先平偽齊。則是乘其所之也。又况偽齊有虜無實。若即伐之。如摧枯拉朽爾。古人有言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今之偽齊。若不亟平之。不特為子孫患。臣以為陛下憂也。臣伏觀九月有星孛于東南。陛下肆赦。其文自責。可謂上畏天戒之深也。臣雖不曉天文。疑其非災。何以明之。昔楚將公子心欲與齊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占者曰。柄所在者勝。齊恃得柄。而不為備。所以敗績。今柄在東南。所謂得勝之道也。若不因天時而制勝。臣恐復如昔之齊也。故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觀東南之地。本非帝王之都。應考古今。未有卜世之久者。何哉。西北之地。土厚而水深。東南之地。山秀而水清。故土厚者其山高。水深者其

流長由古至今。下都於西北者。或過乎十世。而僭號於東南者。未聞於百年。是亦土地之厚薄。流水之淺深者然也。又况吳越之地。形勢尤薄。實非帝王駐蹕之地。萬一未復神京。而建康古都。亦可以暫駐鑾輿。臣願陛下。整我六師。用張天威。特回聖駕。臨幸秣陵。庶漸向於中原。無久居於海隅也。昔孟子曰。王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故漢高祖用劉敬之策。而唐神堯從太宗之謀。所以享國日久也。臣竊觀自古帝王之興。兵權未嘗重假於人。如高帝先武。皆親御六師。獨有唐末。藩鎮之權太重。故有朱全忠之禍。今陛下親御之眾。不如藩鎮之多也。臣竊憂之。臣願陛下簡練卒伍。繕治器甲。親征不庭。恭行天罰。則擒縱在我。而權勢不奪。臣竊觀陛下之兵。尚有百萬。而精銳之士。又有數萬。若傾國出師。又不知其幾萬。設或併力北伐。則父兄之仇可復。中興之業可圖。臣復願陛下天謀早決。如晉之平吳。唐之

伐蔡。斷自宸衷。不容眾議。又况利於人君者。必不利於人臣。利於人臣者。必不利於人君。且人臣趨戰於敵。與坐享於家。安危不同。是豈棄安而就危乎。今遁逃不獲。逗留歲月。皆人臣自便為安逸之謀。然而臣則安矣。君將危焉。此正所謂利於人臣。必不利於人君之謂也。古人有言曰。兵閒拙速。未觀巧之久也。今伐齊之策。萬一少遲年歲。事必不濟。何以言之。金人之所利者。玉帛子女。且如蜀中。富庶遠近共知。狄人留意。必悉眾共攻東北之地也。兵必少。如之既立。倘齊必以為恃。况彼素欺吾怯。斷不為備。此天以中原歸于陛下。均無明矣。兵法有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全勝之道也。國之安危。在此一舉。陛下若猶豫不斷。金人得蜀。必復立僭。據成國。陛下土地止有東南。雖有智臣。知不能善其後也。臣聞之。為王者可陞而為帝。為帝者不可復降而為王。萬一止有東南。不過為小國之君。其去帝業遠矣。

臣願陛下勿謂力有所未及。時有所未至。因循苟且。以東南自滿。恐成大禍。嘗以婦命侯長城。公自安之言為戒也。臣竊觀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無敢僭帝位者。今此劉豫首為亂階。自古首亂者。雖不能成。事臣恐如湯武驅民者。樂與紂也。觀其姓名。復符南宋。此亦可慮。陛下雖欲忍而容之。獨如宗廟社稷何。獨如天下蒼生何。况劉元世韓世忠皆擁重兵。又在江左。坐食糜費。於國有損。若即北伐。正所謂因糧於敵者也。伏望陛下痛察臣言。上以祖宗創業艱難為念。下以生靈塗炭為憂。焚舟決戰。如勾踐欲殺妻子。焚寶器之時。誓與三軍。誓與存共亡。則危國可以復安。亡地可以復得。臣聞之。一人有慶。兆民底賴。國既傾危。首逆雖有穀粟。安得而食。諸葛一出。師糧食稍闕。亦可權借於民。斷在一舉。明喻利害。設使盡百姓之儲。以贍軍。獨不優金人殺而奪之乎。臣聞之。古人有言曰。有叛卒。無叛民。蓋民有業。

而卒無生故也。况卒之所仰者。官給錢糧。今既財賦不足。則兵食不繼。兵食不繼。則叛心日生。叛心日生。正如吳起所謂舟中之人。盡為敵國矣。今臣伏願陛下重以軍糧為念。昔張邦昌僭號之時。所幸士卒之心未離而去。太平之日未遠。人懷祖宗之德。故未為國患。今此離亂積歲。士卒暴露日久。咸欲息肩。正猶水性趨下。隨所決而流也。今若乏食。其心必離。臣恐大事去矣。臣又見近日公邊州軍。多用武人為守。或不識字。或不曉法。州郡被害。莫此為甚。而又或起於卒伍。或招於賊徒。毒心不改。逆謀猶存。或以州叛而順番。或恃守勢而虐民。重念祖宗廣土四百餘郡。比為虜人割據。將去太平。今自淮迤南。若守臣不得其人。則州郡逐時陷沒。不知陛下公邊州郡復有幾矣。臣以謂武人深不可用為郡守。至如統兵亦須擇其善者。若資若兩。有謀將鬪。將之辨。正此之謂也。臣嘗觀柳宗元有言曰。削尾大之勢。

者莫如置郡守。救土崩之難者莫如建諸侯。今之江北可謂土崩矣。臣竊見近置安撫大使。正如唐之節鎮。各有屬郡。亦置部曲。有分權之勢。無補國之威。文臣為之。則不知兵者有焉。武臣為之。則貪汚寡謀者有焉。設有寇至。皆是提重兵以自衛。統部伍以奔逃。或生視而不救。或伺隙以自便。昔唐之割據。皆此兆也。又况自古以來。國破者必易其君。國亡者未必易其臣。在亡國之為將相者。未必不為與國之將相。於人君則有利害。在人臣初無損益。正如馮道。歷事四姓。是也。去此就彼。鑒之前代。則有馮道。驗之今世。則有杜充。陛下於此。不可不自為之計也。臣竊觀周以同姓之親。而昌唐。任異姓之權。而亡。不可不戒。臣為陛下計之。當今之難。莫若以沿邊之郡。十州之地。建一諸侯。以宗室之親者。主之。彼有人民。復有社稷。且耕且戰。足為屏翰。上今天數。下安邊庭。奎枝玉葉。希在四方。可以伐敵國之謀。可以

絕亂臣之望。臣前言類陛下伐齊者。策之上也。不得已而建諸侯者。策之次也。捨此二者。復有秘策。當俟對天顏而後面陳。非紙筆得以盡也。臣竊見近日遣使未出。我疆已為賊劫。此乃以武臣守邊之禍。然所喪雖多。似乎天以其策付之陛下矣。臣昔見鄴食。其與唐儉為死間。事與今日頗相契合。古人用間為上。萬一陛下以臣前言可采。臣願為食其唐儉。出使偽齊。說謀將定。陛下與師從而伐之。臣雖遭偽齊鼎鑊之烹。而忠誼可以激礪亂臣賊子。臣死之日。如生之年也。臣竊自料。臣死有三。陛下怒臣狂愚之言而殺之。通衢臣亦死也。陛下用臣狂愚之言而遣之。死間。臣亦死也。陛下不聽臣言。他日或如三蜀。自經於木枝。臣亦死也。有此三者必死之道。臣豈好死而惡生。臣實為忠義所激。不顧微軀。此心願為聖宋之鬼。不忍為夷狄竊國之民也。臣又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竊見大宋未有肯辱肯死者。臣復恐為

萬世笑故以狂愚一得之慮為陛下陳其梗槩。昔比干剖心。子胥竭忠。二子皆獲美名。而以惡聲歸於其主。此又非臣之所欲也。今臣不貪爵祿。不釣名譽。不畏誅戮。其所欲者。欲陛下靜而思之。欲陛下聽而行之。庶幾上可以回天意。下可以收人心。况太平之數在年歲間。陛下不備太平之業。將以太平之業屬於誰乎。臣之愚忠已。貫日月。臣自謂無求於陛下。而陛下必有求言於臣矣。臣竊觀世俗之所好者。莫好於富貴。今臣視之如浮雲。故終始以不貪為言。况趙主之貴。趙孟能賤之。臣萬一得為太平之民。豈不優亂世之將相乎。臣又見魯仲連談笑而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魯仲連笑而謝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分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士也。臣雖不材。持此心久矣。臣曩於鄉曲里巷。猶且患難相救。危厄相助。况於君父艱難之時乎。臣竊見近為陛下陳其利害者。其志將以求

壽祿也。其大將以沽名譽也。書或再三。至于數十。往往陛下見之。既繫視以為常。雖間有奇謀異策。想見待遇一槩。今臣之書已盡。愚意應陳於前。無復再上。孔子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正愚臣之謂也。言甚拙直。不事雕琢。止取其利害之大意。或可或否。願陛下詳加擇焉。三年。吳仲新授監廣州。實曰。場鹽稅。上書曰。臣聞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日並出則爭光。王並立則爭強。勢不兩立。尊無二上者也。昔劉項共興。爭奪相殺。卒分雌雄之勢。陳隋兩立。強弱相陵。遂興吞并之師。故忠人之國者。願殺身以成仁。不易朝而事主。若商之夷齊。齊之王蠋是也。今南北有真偽之君。淮汴如鴻溝之界。忠臣誼士。一念及此。涕淚交頤。臣雖不才。而慕夷齊之高風。懷前人之卓行。昨居昧。竊猶存憂國之心。今荷宸恩。豈忘報稱之効。臣頃自布衣。陳竊莛之言者。良由忠誠貫日。義在捐軀。而陛下不以臣愚不肖。聽其狂瞽。采其愚

虞臣自顧無左右先為之容。獨以片言上達宸聽。蒙陛下知臣於草
茅之賤。命臣以初品之官。臣之遭遇。又非特賈生馬周之比也。臣上
有垂白之母。自受命之後。豈不能歸拜慈親。誇耀鄉曲。仰念有君如
此之聖。如此之賢。聽諫納言。雖唐虞之主。不過如是矣。臣當誓報聖
恩。國爾忘家。臣生則顛捐軀。如王蠋。以激勵臣子。臣死則顛為厲崇。
如張巡。以殃禍敵人。臣之忠義。上徹白昂。自謂移孝為忠。正在此時。
故雖過門而不入也。其勤勤念念。唯興利除害是圖。慮危求安是務。
於是遊江浙之塗。采往來之議。視敵人之虛實。觀國勢之安危。講將
帥之賢愚。論財賦之得失。究士卒之能否。瞻天時之變動。察人事之
從違。訂禦侮之後先。臣既有所知聞。不敢自默。復以管見。上千天聽。
伏望聖慈。察臣無覬覦之心。憐臣有忠義之節。特賜睿覽。使臣區區
匍臆。得以陳前。臣雖受僭越之誅。赴之鼎鑊。亦為快幸。臣聞之。順天

者存。逆天者亡。邇者金人逞其狼心。肆其毒毒。驅脅我宋。賊殺無辜。
屠戮生靈。發掘墳隴。奪其子女。攘取金帛。雖浮圖佛宇。名山神像。靡
不受害。觀夫彼之暴兵。豈不暴亡。又况冤殺之氣。上聞于天。毒虐之
暴。幽及鬼神。天將悔禍。殄滅有期。圖讖所載。死亡無日。觀其謀議。止
於金帛子女而已。今天下殘破。兵火幾遍。獨我西蜀。富庶有幸。賊人
窺伺。蓋亦有日。適因險阻。未及即下。故悉驅犬羊。以為蟻附。彼既傾
眾以。西則劉豫孤然而東。豫之孤危。得不設詭。即此觀之。敵人虛實。
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中原者。天下之根本也。四方者。中原之枝葉
也。秦漢之君。莫不得中原而後成帝業。唐室之亂。至于二三。如明皇
德宗之時是也。其亂之甚。不過數月。或年歲間。而皇綱復振者。無他。
良由即復中原。則四方易定。今陛下以聰明睿智之資。應命世千載
之運。承大統於已危之時。振中興於顛覆之末。夷夏知圖讖之有歸。

符瑞表天人之有證。是耳。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乃屈翠華之尊。而幸蠻海之隅。臣未之曉也。昔太王居邠。以避狄人。今陛下居吳以避金賊。太王之所避者。特一狄人耳。正如兵法所謂不敵則能逃之。陛下之所避者。復生劉豫。獨不念國削則身危之謂乎。况金人得吾土地。不能守得吾人民。不可用。正為貽患。害於劉豫。昔元帝渡江。終晉之世。不能有中原。當時僭竊。皆胡虜醜類。猶且不能制。矧今劉豫以中原之人。而據中原之位乎。臣一思及之。略無生意。董一劉豫未滅。則國之安危。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苟以世胄擇人。則趙括為名將之後。必能全勝。苟以勇銳擇人。則武信君有戰勝之功。必能自保。今陛下付兵權之重。寵爵位之尊。不過二三人耳。其有道家所忌。則趙括之徒。可憂也。其有戰勝而驕。則武信君之禍。可戒也。又况國恃之為安危。民恃之

為司命。豈可不擇。嘗聞古之命將也。以謀將為先。閔將為次。智將為先。猛將為次。至於大將。則無智謀而有之。高欲其通古今。知成敗。如孫權之命呂蒙。就學是矣。又觀古之為將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唯國是憂。故戰則必勝。攻則必取。後世有異此謀。靡不覆敗。昔唐之衰也。首因黃巢之亂。當時諸道節鎮。擒一黃巢。如摧枯拉朽。爾人各坐視。留賊邀功。卒使唐祚不能支持。今劉豫無黃巢之衆。而陛下富唐室之兵。其如諸將。自為之計。坐視安危。何。况夫庸將之見。但求利己。豈復憂君。蓋賊滅則將帥無邀君之權。士卒無類盜之實。其有包藏禍心者。則坐觀成敗。恃其主兵。漸成跋扈。古人師克在和。今陛下將士。雖衆。孰講廉藺之歡。由此觀之。將帥賢愚。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上下征利。其國必危。今之主將。無非營私。背公。盡國害民之徒。何以明之。居於市。則有回易之庫。居於水。則有回易之舟。所至擅權。結

之利。則官課為之不登。州郡恣無厭之欲。則民為之減耗。坐糜廩祿無補
事功。加之主將利其家。則士卒利其身。使民無措手足之地。孔子曰。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人居則隱兵。出則因糧於敵。且如軍枯之鎮
南夏也。初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歲之積。曷嘗須求國家月費
億計。止自營田之利。以動羸弱之兵。臣觀今之將帥。征求市利。無所
不為。止速私家之富。靡卹國用之殫。况國家所入。止有東南數郡。其
得既少於昔時。而其用復倍於曩日。良由諸軍唯慕虛聲。不務實効。
廣收羸弱之兵。以益請糧之數。觀其一軍之內。堪出戰者。復有幾。參
備虛名者。又復有幾矣。以有限之物。贍無用老弱之卒。則財賦之得
失。亦卜而可知也。臣聞之人。無勇怯。唯其所用。世之說者。必曰。吳人
怯而所隴之人勇。昔吳王夫差敗齊於艾陵。辱晉於潢池。兵無敵於
天下。則吳人安得謂之怯。符堅擁百萬之衆。當淮淝之壘。早行露宿。

聞風聲鶴唳而恐。則所隴之人。安得謂之勇。今國家所賴者。止知有
西北之兵。不知有東南之士。古人有言曰。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
怯人使以刑則勇。勇人使以賞則死。臣觀西北之兵。刑不可以威。賞
不可以勸。何哉。良由雜烏合之徒。混招安之衆。刑之太重。則去此而
就彼。賞之太輕。則志惰而心離。又况諸軍無非潰亡之黨。子女既乏。
金帛亦豐。常人之情。無子女則以子女為好。無金帛則以金帛為貴。
今二者將既自富。士亦不乏。彼不待賞而足。又將何以激觀今之士
卒。當其敵人稍息。邊境暫寧。則偷生戎旅。以干廩食。若或豐當移屯。
驟爾行役。且興恣謗之辭。欲生奔北之志。况於臨敵用命。豈不潰亡。
由此觀之。士卒之能否。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蛇虺彌天。東晉所以
止於吳。而不能有中原。故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自艱難已來。
金人猖獗。一陷維揚。長驅京邑。縱肆犬羊。陵虐行在。社稷之危。甚於

綴旒。賴曆數之有歸。致舊物之不替。虜人一去四年。不敢加兵。蓋亦知我宋方興而未艾也。奈何犬羊無知。悖逆天道。假神器于劉豫。分神州為偽齊。雖欲使中原自相攻取。而天祚我宋。億兆攸歸。曾無有二。故日月齊明星辰。順紀上則懸象無差。次則雨暘協序。古人有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謳歌者無不吟諷。徽徽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由是天意漸回。而中興有兆。臣謂天時之得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百姓歸往之謂王。百姓去之則為匹夫。臣竊觀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置怨。將帥士卒鮮不背叛。忘君親之厚。偷一時之安。大臣或降於虜。將士或散為盜。辜負國家。蔑存忠誼。往往十有八九。獨我宋民懷祖宗之德。樂陛下之仁。從駕者正猶邠人之歸市。太王安業者。正猶百姓之謳歌。大奔。衣帛首飾。悉圖二聖之歸。凋弊瘡痍。欲復戴天之報。適無異言。遂

無異望。咸有一節。初無二心。今天下但聞卒叛。未聞民叛。何以驗之。臣聞京東之民。見屬偽齊。劉豫行十一之征。可謂取民有制。民以為虐。痛思宋真南望王師。如早望雲。軍食壺漿。家家為備。積穀助糧。人人有心。巷聞後后之嗔。里有來蘇之望。民心如此。宋復何憂。臣以謂人事之和。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故事有緩急。勢有先後。昔東晉之有全吳者。以其得淮南故也。當符堅興傾國之衆。取孤旅之晉。設若恃長江之險。退堡江左。縱使堅衆未即南渡。而對壘淮上。相持歲月。則晉豈復有百年之永乎。賴謝安之謀。謝玄之銳。迎敵于壽春。敗賊于淝水。所謂得先發之道也。今淮南虛有屯駐之名。而無必戰之實。重兵皆在江南。而輕兵獨當淮右。萬一賊人得計。奪我上流。奄我淮甸。掠我州郡。對壘江旁。勝負雖若未分。而雄豈逃一決。若坐以相持。久於歲月。使舟車不能通。糧食不相及。備

前而後寡。居左而右寡。豈國之利乎。今淮南非特唐齒之地。實腹心之圖。臣聞賊人窺我襄漢。則陵侮之萌。不卜而可知也。今夫知敵人
之虛實。則制人不可不先也。知國勢之安危。則圖難不可不豫也。知
將帥之賢愚。則委任不可不擇也。知財賦之得失。則國用不可不圖
也。知天時之變動。則天與不可不取也。知人事之從違。則民利不可
不興也。知陵侮之有萌。則敵謀不可不伐也。臣觀天下之情。當其事
緩之時。則可因循。及其急迫之際。則宜力斷。今天下可謂急迫矣。臣
聞之中原者。譬如國朝之心。西蜀者。譬如國朝之腹。中原既割。據於
偽齊。西蜀復幾陷於胡虜。如人之身心腹割裂。其能活乎。向也國家
之難。止於安危。今也國家之難。繫之存亡。何哉。東南之地。不過百郡。
上地日削。形勢日卑。於天下無三分之一。其地狹一也。地傾而人衆。
山多而物稀。居中原之一偏。其人貧二也。其土地薄而不厚。其水清

而不深。與興王之氣。亦帝王之州三也。有此三者。雖陛下謙德自保。
於全吳。至仁不爭。於天下。而百萬之師。坐糜廩祿。二歲之間。國用不
貲。設有旱乾水溢之憂。得如之何。又况上地日削。則財賦日少。財賦
日少。則何以給士卒之費。臣竊謂中原不取。則帝業不恢。中興無
期。危亡有兆。何則。今人雖強。實不足慮。劉豫雖微。其禍可憂。且如金
人其來有時。其居不久。來則避之。去則復業。此不足慮也。明矣。且如
劉豫以臣竊國。因虜僭君。素無人望。唯多詐謀。彼以一旅之衆。當以
危之時。不一平之。設有大于劉豫。復據一方。將何以處之。嗚呼。晉室
之亂。起於元海。繼踵僭竊。終不能平。沒晉之世。不復故疆。今劉豫情
金人之勢。露不臣之心。自揣悖逆。與我聖宋。必不兩立。勢無俱存。彼
若以利害痛誘金人。進屯淮右。雖不交兵。縱未南渡。無所不備。燕所
不寡。兩軍相持。積之歲月。必有存亡。特何所逃。臣以謂先擒劉豫。則

金人自定昔羊祜有言曰。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處。不一
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今陛下國勢如披之危。不殺衆舉兵以
決勝負。臣恐因循歲月。天禍將至。臣嘗譬之病者。沉痾積月。而藥石
自疑。服之溫則疑其實。服之涼則疑其虛。雖有醫工。議論不同。處之
無斷。既惑藥石。遷延歲月。殊不知日月既深。病亦彌篤。達至膏肓。豈
所不及。臣以謂今之時勢。存亡顯著。事理灼然。若曰今日未可舉兵
不知何時而可也。兵法有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今天下之
人。皆知以不戰為善。殊不知力能勝人。謀能制人。則不戰為善。臣竊
評天下之議者。不過曰。金人之強。昔符堅非不強也。不過曰。金人之
衆。昔王莽非不衆也。以符堅之強。王莽之衆。兇武東晉。避之可也。不
戰可也。唯其勢不可避。亦不可不戰。因其必危必亡之勢。而為死戰。
却敵之計。是以成。臣竊觀自喪亂之後。未嘗接戰。設或遇敵。非因

戰敗。多由潰亡。今無戰勝之功。而責人自服。不亦難乎。又况皮幣不
足以塞其貪。事之以皮幣。則不得免焉。犬馬不足以充其欲。事之以
犬馬。則不得免焉。金玉不足以厭其求。事之以金玉。則不得免焉。和
議不足以必其信。求之以和議。則不得免焉。金人反覆。陛下知之詳
矣。今又割中原。以假割。豫其志。不特以中原攻中原也。將以并吾土
地也。非特欲吾土地也。將以危其社稷也。臣竊謂祖宗創業之艱難。
累聖繼承之不易。天下一統。垂二百年。今鼎足分列於賊。臣國勢受
制於胡虜。雖有大江之南。已失祖宗之業。回首中原。神人共怒。尚宜
力謀克復。以雪大耻。况被吞并之萌。已然而危亡之禍。將及。豈可不
為之計也。臣聞金人以割豫為所愛。以中原為所謀。臣願先奪其所
愛。伐其所謀。彼必氣驚膽喪。萬一舊惡不悛。長驅復來。俟其深入。警
師而戰。痛掃醜類。彼必縮符堅之覆車。而陛下享先武之中興矣。昔

晉室之強。取吳之弱。易於反掌。議論異同。至于數載。設非羊祜謀之於前。而張華杜預贊之於後。豈復成功。臣以此知能斷大謀者。必而樂因循者多也。臣嘗聞晉終則傾。物極必反。昔元武以數千之衆。當王莽百萬之師。謝玄以七萬之卒。迎苻堅九十七萬之衆。強弱固不
等矣。衆寡固不敵矣。卒能敗王尋之衆。苻符堅之師者。無他。正如兵法所謂投之亡地。而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者也。今敵人無王莽苻堅之衆。而陛下數倍光武東晉之師。加之否終。畏亂危於元武東晉之時。不一大舉。其將焉恃。又况金人不能自却。劉豫不能自感。國論未能僉同。將帥未盡樂戰。唯陛下有宗廟社稷之重。繼統承休之尊。上則有君父戴天之讎。下則有黔首塗炭之厄。利害繫乎陛下。一人臣前書論馮道杜充詳矣。伏望應天順時。恭行天罰。顛宸衷之獨斷。無築室于道謀。嗚呼。二聖蒙塵於沙漠。豈不朝思暮想。望陛下復中

原而為歸期。宗廟遷移於亂。臣豈不幽愁冥念。望陛下復中原以歸祭祀。陛下幽明有此責望。豈可安於東南而不為克復計也。臣固知陛下天姿純孝。懷思二聖。屢軫聖憂。朔望遙瞻。愁慘天地。蓋亦忍耻含羞。以圖後効。雖天聰之屢決。奈衆議之不回。致使稽遲歲月。坐待危亡。臣竊觀陛下下求言之詔。開忠讜之路。可謂有意於中興矣。言之悖謬者無罪。言之切當者有賞。可謂有意於聽納矣。今雖賞可采之言。未見行可采之事。豈左右之臣以謂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執一偏之見。而惑陛下之英斷歟。不然。苟其能善善而不能用也。今臣所陳痛切。可見萬一復有議者。以臣狂妄。沮惑聖斷。伏願膾臣之心。以謝不忠之臣。臣竊觀回祿之禍。歲歲為災。雖生靈之可傷。亦天意之有自然。天通幽遠。人所難測。而臣以臆說。敢試明之。夫火生於實。其旺於午。火德也。駐蹕南方。正當旺地。故其患不在於朝廷。而其實

常及於百姓。今上象無變而大災屢焚。豈天亦欲陛下歸中原以正其位乎。不然。何其屢禍百姓。以為警戒。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念生民之無辜。知火德之獨旺。整我六師。克復神京。上則順於天道。下則安於百姓。則今日之災。安知不為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反為生民之福也。臣又聞國使之來。問好雖通。以臣料之。情亦可慮。何則。金人反覆詭詐萬端。可以力勝。難以義服。今此之來。非國有變故。則重有頃求。臣聞道路之言。金國近年自相吞噬。夫戎狄之性。譬猶犬也。居則搖尾相憐。食則怒牙相視。欲其必爭。可試以肉。今也子女玉帛。富充其國。因此爭鬪。亂復何疑。萬一果如道路之言。則劉豫孤立。無所救援。必藉來使。安此人情。緩我歲月。胡不聞唐儉為使。而李靖因之。食其為使。而韓信襲之。已驗之。禍不可不戒。設或無此數謀。必將重求。割土。厚責歲幣。強我所難。奪我必爭。後之則國削

身危。違之則起瑕生釁。其從與違。將何以處。臣以此思之。晝則忘食。夜則忘寢。痛為陛下惜也。今使命將至。不可中輟。萬一厚有頃求。臣願陛下陽諾陰違。俟其還報。乘其不疑。一怒親征。劉豫可擒。臣竊觀天無變象於上。人無離心於下。時哉時哉。機不可失。陛下不於此時親御六師。躬行天討。則必有後時之悔也。臣竊見陛下設高爵以寵將。而將不加勳。竭廩祿以贍軍。而軍不加銳。彼敢戰之士。一歲驕惰。一歲懷鄉之卒。一年離心於一年。若曰。繕甲治兵。養銳待時。臣不之聞也。臣觀今之兵權。委寄太重。且如東軍相呼。必曰。某姓某家之兵。觀其稱呼。自相爾汝。度其權勢。必不統一。嗚呼。食土之志。莫非王氏。今不知有陛下。但知有將帥者。無他。以由下權太重。而上威不張也。平居無事。既相爾汝。互相招誘。認為己軍。萬一當敵。誰肯相救。臣以謂陛下若不收回兵權。親御兆衆。方且姑息將帥之不暇。豈能

却強敵而取中原乎。臣觀今之士卒已無國心。其論敵必不若淮南之民。而淮南又不若京東之民。臣聞京東之民。苦於劉豫。思我聖澤。猶子懷父。大兵臨境。彼必倒戈。自為攻取。有征無戰。但當明其政刑。戒其士卒。弔民伐罪。慎無騷擾。若使京東之民。自戰而勝。則吾之士卒。豈不懷慚。自相激勵。軍威既張。士氣復振。然後薄伐。醜虜克復。故疆未何難哉。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臣雖至愚。豈無一得。古人有負日之暄。欲獻於其君者。其謀雖拙。其忠可嘉。今臣以至愚之言。而願負暄之獻。區區之誠。蓋亦可見。臣非得已。而不已者。况臣已蒙陛下命之。以官。夫桓桓何求。良由忠唯許國。義在救危。止知愛君。不知斧鉞之可畏也。止知憂國。不顧微軀之存亡也。於是說說不已。復有所言。蓋臣之忠義。誠為人之所不能也。今臣所陳。或有可采。願陛下試臣以難。萬一忠義之跡。言與行違。臣甘膏其斧鉞。以戒天下狂生。况臣初非自銜。亦非驟進。實以國家存亡為憂。中原喪亂。為念。偽齊未滅。臣無生理。臣恐如夷齊死於國。亡之移。無補敗滅。故始以天無二日為喻。而終以必擒劉豫為請。言雖率爾。其理甚明。伏望陛下聽而納焉。天下幸甚。

五年。仲授虔州信豐縣主簿。上書曰。臣聞人君之御天下。有帝者之德。必為帝者之業。有霸者之略。必為霸者之事。是故霸者之事。不可以為帝者之業。帝者之業。不可以行霸者之事。此上天之所以眷顧下民。之所以瞻視。亘古及今。千萬世不能易也。恭惟皇帝陛下。以天縱上聖之資。當艱難顛覆之運。園柞中廢。於金人。繼體幾絕。於大寶天未。厥宗挺生聖人。胡虜雖形吞滅之心。而上帝復昭繼絕之命。雖揚追騎。曾稽乘舟。去大駕之匪遙。何醜虜之自遁。灼見天意。遺我神宗。無疆之休也。上考諸天。下視諸民。非有帝者之德。未易當此。今陛

下有帝王之德而行霸者之事。臣有所不取焉。何謂帝者之德。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也。社稷者太祖太宗之社稷也。以父傳子。則上皇多男。而天下社稷必不及於陛下。以兄傳弟。則淵聖多弟。而天下社稷亦不及於陛下。不因胡虜之亂。則陛下無必傳之位。不有陛下之聖。則我宋無再造之功。今陛下以上皇之子。而傳上皇之位。則異乎光武之繼漢也。以淵聖之弟。而傳淵聖之位。則異乎元帝之繼晉也。仰觀諸天。而天無變象。是天與之也。俯察諸民。而民無離心。是人與之也。以太祖上皇之孫子。而當天民之而待。不謂有帝者之德可乎。何謂霸者之業。太祖建國。止及七王。錢氏據吳。不能四世。為地則卑。去海不遠。自古非興王之地。於今豈壯帝之居。新建太廟。營備內庭。此未有去吳之心也。車駕親征。而蘇返。此未有歸國之心也。居吳則左右之臣皆便。去吳則左右之臣不樂。但知重遷。不為國計。殊

不知居吳之久。便於苟安。不思進取。土地促而國削。百姓貧而財竭。稅賦則預借一年。度牒則數及萬戶。始也剝百姓之膚。終焉徒百姓之髓。造無用之戰舟。耗國家之財賦。虛役工匠。殃及良民。從官則人人兼侍講侍讀之稱。在位則錄錄無脩政攘敵之慮。隋煬帝之博學。李後主之能文。不謂霸者之業可乎。今大敵在前。賊臣僭君。以言其數。則我宋今歲得其數。以言乎時。則我宋今歲得其時。陛下不於今歲。以帝王之德。而建帝王之業。將以帝王之業。屬於誰乎。臣聞兵法有言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不可攻也。去歲賊臣犯我邊境。忽然而來。倏然而去。初非大戰。亦非小劫。將非驟易。彼非畏吾之將帥也。士非他求。彼非怯吾之士卒也。何未交鋒。一夕而遁。以臣料之。賊人之謀。必欲困我師旅。耗我糧食。示我以怯。誘我以利。俟我弛備。必為衝突。觀其夙謀。初嘗小攻。終或大舉。京

城之圍會稽之襲皆用此計。度彼今歲必有異圖。聞彼簽軍將為鏖戰。萬一未寇。何以為備。臣聞之。將天下之兵者。莫如得御天下之權者。莫如相。今之廟堂。但聞取吏部之闕。應知識之求。廷奔競之風。使相府如市。往往士大夫相遇。則曰。今日見丞相。干某差遣。得之者則曰。某有夤緣之舊。或瓜葛之親。不得者則曰。某無一日之雅。燕根桓之客。間有獻一二言者。不過目前小利。為藉手贄見之禮。求其良處。却願為陛下憂今歲之事。則無有也。縱使宰執良明。而日應干求之。不暇。亦何暇為陛下思父兄之仇。為久遠之謀也。臣嘗聞蕭何為高帝進韓信。房玄齡為太宗進杜如晦。皆以將相之材識之。必以將相之材用之。今當顛危之時。尤宜以此薦人。尤宜如此擢用。若曰。取與未公用。舍涉私。汨汨於州縣。拘拘於格法。亦何補今日之顛危也。昔李吉甫拜平章事。泣謂裴垍曰。流落遠地。十有餘年。後進人物罕所

知識。卿多精鑒。今之才傑。為我言之。垍陳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得人。崔祐甫代常衮為相。除吏多是親故。而當時亦稱允當。二子者。知識不同。而任用合公。自心無疑。故天下是之。嗟乎。不知其人。則當問之。既知其人。則當任之。豈備位之久。不聞薦一賢士。如韓信如晦。以驚世俗之耳目乎。臣竊見近日。雖有擇人之名。而無得人之實。今日除某監司。倅守明日除某臺諫。侍從未聞拔一賢士。拜之大將。如謝安之舉姪。呂蒙之薦友。為却敵之計。今以無益之除擢為急務。而忽敵人入寇之大患。臣竊為陛下危之。兵法有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此今日之急計也。何謂先發制人。臣聞古人之言。我利春夏。彼利秋冬。以我利之時。出不意之師。分遣將士。以寡擊眾。倍道兼程。直趨河朔。無擾良民。止擒劉豫。伐彼陰謀。成此大計。為萬世之良圖。作今日之上策。詳觀此時伐齊之謀。其利有六。

一曰震陛下雷霆之威。二曰成陛下孝悌之心。三曰恢陛下帝王之德。四曰蘇陛下凋瘵之民。五曰復陛下祖宗之業。六曰省陛下財賦之用。萬一猶豫不斷。少緩天誅。故而未伐。其害有六。一曰損陛下雷霆之威。二曰失陛下孝悌之心。三曰玷陛下帝王之德。四曰困陛下凋瘵之民。五曰棄陛下祖宗之業。六曰耗陛下財賦之用。何謂震陛下雷霆之威。自金人猖蹶。國步艱難。興兵十年。車駕屢徙。未見賊兵望風逃遁。匪由戰敗。多以潰亡。致彼賊臣因而僭君。使萬乘之尊。處臨海甸。去滄溟之地。遠無百里。其國可謂削也。為上皇之後。唯陛下一人。其身可謂危也。今以國削身危之時。為焚舟却敵之計。勝則擒之。否則撓之。茲不曰震雷霆之威乎。何謂成陛下孝悌之心。二帝北遷。九年不返。歲月易度。愁感難堪。不有陛下。彼將灰心。既立陛下。寧不動心念。又况久遷遐方。泥彼異類。中原隔闕。頓絕音塵。陛下雖追

思於深宮。而天下有所未知。陛下雖感泣於九重。而夷狄有所未聞。孰若以復父兄之仇為辭。迎兩宮之還為念。使天下曉然。臣子感慨知陛下為父兄而取中原。知陛下念父兄而為死戰。茲不曰成孝悌之心乎。何謂恢陛下帝王之德。孝經曰。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今安於東南。雖朝勤夕念。思及二聖。天下必曰。安而忘危。存而忘亡。將有漢高。分羹之讖。今趨兵中原。雖未滅虜。以向二帝。天下必曰。聖君思父。聖君念兄。將有四國順之之美。陛下誠能斷然大舉矣。爾復仇懷。思二聖。誓迎兩宮。身以孝悌率天下。而天下必以孝悌為移忠。茲不曰恢帝王之德乎。何謂蘇陛下凋瘵之民。東南生靈。實吾邦本。西北赤子。亦吾舊氓。東南既困於須求。西北亦重於力役。干戈未息。禍患未同。西北赤子。雖陷偽齊。各思舊君。東南生靈。雖厭科須。亦思一戰。若

或師舉萬金。衆役獲安。陛下歸中原而統一。師徒渡河朔。以因糧。救西北於水火。拯東南於溝中。瘡痍少息。賦歛稍寬。茲不曰蘇凋瘵之民乎。何謂復陛下祖宗之業。中民十金。猶世相承。祖宗天下。豈容自棄。又况祖宗得之為至艱。累聖守之為不易。嗟乎。宋祚中微。皇天不絕。獨留陛下以承天休。今天下非金人之天下也。中原非劉豫之中原也。實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億萬斯年。天意中缺。以警子孫。劉豫不量。擅為己有。今以陛下之睿烈。憑祖宗之英靈。親御六師。恭行天討。擒叛臣如驅羊。取故壘若拾芥。克復神京。中天下而立。茲不曰復祖宗之業乎。何謂省陛下財賦之用。祖宗建國。奄有四方。陛下遷都僻在一隅。以四方之官吏。糜一隅之俸。以四方之軍師。蠶一隅之食。國用日費於一年。財賦日少於一歲。今帑藏已空。民力已竭。取之於國。而國已乏。取之於民。而民已窮。金帛不能天降。穀粟不能地湧。若

遲歲月。坐食而亡。况當財少食乏之時。必危必亡之勢。思其坐盡。與之戰敗。等歸危亡。孰若善師血戰。併力首圖。掃清中原。分食天下。茲不曰省財賦之用乎。臣竊料世之議者。必曰取中原非難。守中原為難。此膠柱調瑟。不為國家久遠之謀也。若或得之。臣固自有守之之術。但恐陛下憚於舉兵。惑於衆議。遲其歲月。不能善後。爾臣聞去冬車駕親征。巡幸平江。及其寇退。人望移蹕。未趨秣陵。復還臨安。天下失望。有識共駭。人人皆曰。趙鼎能勸陛下親征。而不能回。惡臣之謀。進大駕於建康。夫下往往以此罪之。何哉。進幸建康。其得有五。稽留錢塘。其失亦五。何謂五得。一曰順陰陽而得時制。二曰迎水陸而便舟車。三曰因險阻而固其國。四曰向中原而絕窺伺。五曰近重地而激諸將。何謂五失。一曰經賊臣之擅廢立。二曰曠古今而非帝都。三曰遠諸將而防衝突。四曰便安逸而忘父兄。五曰偏一隅而費挽漕。有

彼五得有此五失。陛下何憚而不為遷都計也。臣聞左右之臣居吳日久。室廬之盛。臺榭之樂。飲食之便。居處之安。陳其異論。力留聖駕。殊不知為臣則安。為君則危。陛下豈可不自為之謀也。臣嘗觀農夫之茅廬也。擇其地。得其時。面層巒之秀。背長岡之雄。然後耕則逐其求。食亦卒其歲。既優游於田桑。將永保其康止。其或處山之巔。臨水之游。前無所迎。後無所據。則亦穀不足於晝。絲不足於夜。農夫之居。猶且相其陰陽。况夫萬乘之尊。富有天下。宜如何哉。今錢塘言陰陽則不順。言風水則卑薄。不須遠舉。夫差錢鏐之國。祇以苗傅逆亂言之。亦足為陛下忌。豈可恬然自安。以從左右之便也。矧建康。古都。昔有正氣。埋金所鎮。方冊具載。臣以謂居秣陵則速興。居錢塘則速禍。地勢使然。亦不可不軫聖慮也。臣向論劉豫必叛。今果叛矣。嘗論親征必勝。今果勝矣。唯遷都一事。陛下未如臣請。若從臣言。中原克復。

亦已久矣。臣又見近日諸路打造戰船。勞民動衆。耗國損財。往往取笑賊臣。見嗤胡虜。臣來自豫章。道路聞愁歎之聲。居民有逃移之患。臣請為陛下略陳其要。臣聞造舟之害。其說有四。一曰不合度而費其工。二曰不適用而損其財。三曰不可戰而費其人。四曰致播擾而妨民時。何以言之。今之造舟。豫章之工。已取法於楊么。諸郡之工。復取式於豫章。豫章之工。猶未洞曉。他郡之匠。豈能巧述。况夫輪軸之轉移。高下之增減。若使一舟先成。衆所共睹。隨宜增損。棄短取長。尚恐臨當機。要示中繩墨。今十舟並作。衆技同興。所見不同。互有巧拙。往往施之江湖。必不合度。此費工之一也。其長則二十餘丈。其闊則二百餘尺。高及五尋。厚方十寸。遇風則不可戰。欲速則不得前。火攻則易焚。砲攻則易破。將欲捍江。所用不少。將欲破賊。已出賊計。今一舟之費。動以數萬。若十舟之費。不知幾萬。設使可用。雖勞民役衆。與

一時之利。小害何嫌。若曰長則去。遲高則降。風臨戰之日。或不可思。此損財之二也。輪軸之運用。卒數旅。戰鬪之士。不容一師。今十身之行。須二萬人。粗能移動二萬之卒。用之老弱。則力不及。用之強壯。則妨戰士。古人造樓船。作戰船。止以聲為實。今以實為聲。况夫出戰之士。猶慮不足。豈宜減戰士。以操無用之舟。此費人之三也。材植不能天降。必取之於州縣。州縣不能自備。必取之於百姓。加之督責之官。不問有無。唯求事集。求察可否。止欲塞責。至如板之大小。枋之長短。堪兩相接者。竭家資以買求。貧者携妻孥而逃竄。臣聞江西之民。因戰舟致遁者。十有三二。今農民在田。希種當務。若造舟既急。督責不已。豈不搔動。此妨民之四也。以一路言之。其害如此。其他諸路。往往皆然。所造之舟。不下百隻。所費之直。不啻萬金。觀今國用不足。民力困竭。諸軍日費。動以千金。正宜漸惜財賦。薄卸民力。豈可使民因此

逃。後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孔子亦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顛陛下圖之。臣又聞近日正字已上。各舉守令。此又見用事之臣。謬用其心。胡不聞孟子曰。諸大夫皆曰賢。果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之言。猶且致察。况於諸大夫乎。朋黨之風。其來久矣。諸大夫所知。不過識其外貌。至於心腹。不可得而知也。不過聞其所言。至於所行。不可得而知也。其或涉於私恩。溺於親舊。不無偏見。不無妄聽。知識有所不及。薦舉由是不公。又况賢否溷雜。真偽紊雜。薦引既多。銓擇不暇。彼既薦舉。不可不用。此既量才。不能不繁。然後廟堂之事。愈多。而任用之弊。愈甚。以臣計之。莫若許千里之民舉其守。百里之民舉其令。苟便於民。民願舉之。苟有不便。民自受害。是豈肯以千百里之害。而為私舉乎。守令既得之。至公廟堂。亦從而事簡。遂使守令可以留意。破敵專為克復之計。今若以事之細者。小者。盡費經綸。雖使周

公復生。聰明有限。亦必敗事。况於中下之才乎。臣之愚見。痛為執政。惜其繁夥之事。枉使疲精耗神。若提其綱紀。總其凡要。分任百摩。何事不成。臣又見近年宰執之權太重。遂使人主之威不震。何以驗之。臣聞天下里巷之談。皆曰。結知於人主者。不若結知於宰相。何哉。今之宰執。其所引援。皆是故舊。大則致身侍從。次則薦對改官。不問人之賢否。不究才之短長。平日交結者。雖貪婪巧佞之徒。聞其辭。遂之。輦歲居外。補或致要途。而素昧平生者。雖抱伊周之才。挾管晏之術。功德加乎百姓。聞望振於朝廷。或棄遐方。或沉下僚。皆不得而進用矣。陛下胡不試回聖慮。深思其因。自建炎已。暮身居畎畝。憂及國家。自進讜言。上結主知。命之以官。其人。有幾。如車千秋之驟進者。有幾矣。如馬周之任用者。又有幾矣。若曰。言無所補。尚用命之以官。若曰。言有可用。尚為置而不問。為復來天下之言。為文具。官直言之人。為

虛聲乎。抑亦主知雖深。而掣肘有人乎。抑亦宰臣除吏如田蚡。而陛下不得自任乎。况一言之合于上心。一言之寤于聖意。必有大過人者。若使之盡其所長。施於有為。略試其難。有功則進之。無功則黜之。亦足以見賞與罰明。而取與當矣。今也採忠讜之論。而命之以官。自官之外。不復任用。苟無達官為之薦引。必沉百僚之底。是使孤寒無容之人。特立獨行之士。雖有忠義之心。何緣自効。雖有將相之才。何由自試。嗚呼。況始之事。不可復見。今以下僚羈言者之身。正猶以爵祿鉗天下之一。臣恐為夷狄所笑。昔晉文公遊獵逐禽。而遇農夫。老古諫之。以獵不而過。文公受諫而歸。告武子曰。寡人遊獵失禽。而得善言。武子曰。其八安在。文公曰。猶在澤。武子曰。取其言而棄其人者。盜也。文公使人迎而禮之。古人之於聽言任用。尤不忍忽。君既知之。臣亦助之。今君既知之。而助之。如武子者。誰歟。况當天下離亂。夷狄侵陵。

不有君子。不能國手。今憂國之勤者莫如臣。而知臣之忠者莫如陛下。竊意左右往往以直言而忌臣。而臣往往自負忠誼而疾惡。臣若不以夷狄不平。劉豫未滅為心。則將退處林泉。老死丘壑。陛下雖有安車蒲輪。不可得而召矣。重惟報國之志。大幸亂之慮深。故說說不已。今之所請。非敢自薦。深以執政之權太重。人主之柄不張。致天下有結主知。不若結知於宰相之說。痛為陛下惜也。臣前後三書。力圖劉豫。誓不與之俱生。將與我國家共安共危。共存共亡。正猶同舟之子。涉于大川。風濤沉濟。患難共之。若陛下毅然舉兵。親征不庭。臣願為前驅。雖使之赴水蹈火。皆所樂從。若曰饑死首陽。經死木枝。則將悔其死之晚也。今臣不知忌諱。不顧死亡。獻忠陛下。人臣之節亦已立矣。激切之辭亦已至矣。陛下如或不聽。恐致危亡。不可救藥。臣願陛下追臣之官。殺臣之身。無使偽齊得臣微軀。或被桎械。未得即死。豈不若臣平生忠誼之行。負臣平生忠誼之心。與言及此。實日以告席藁待罪。唯陛下少加察焉。

六年。仲再上書曰。五月二十日。右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臣吳仲謹齋沐昧死百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嘗讀五代史。至王朴傳。觀其為周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且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時未以為然。及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削平僭偽。一如朴策。臣是以知攻取之道。貴夫知難知易。知堅知脆。不特可用於當時。固亦可用於今日。何以驗之。臣請借王朴之言為喻。朴嘗以吳為大而脆。以并為小而堅。蓋李氏割據江南。其北帶江。其東距海。其地則廣而可據。其人則輕而易搖。雖號大國。實脆敵也。劉氏割據河東。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并有契丹之援。其人則悍而輕死。雖號小國。實堅敵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為易攻。小而堅者為難取。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國初所以

先吳而後并。迄用有成也。難易堅脆之策。曉然如是用兵之道。不修
知此。雖使曠日持久。必不成功。往往敗績。若王邑不聽嚴尤之謀。至
於自斃。昆陽是矣。臣雖疎遫不才。非敢自比王朴。然當國步艱難之
時。正宜輸忘効。芹願禪一二。况臣昨在畎畝之中。已蒙陛下知遇之
深。臣曉夕思慮補報之心。唯有一死。臣軀甚微。若捐軀有益國家。雖
赴湯蹈火。亦願自試。奈何無左右之容。致使臣犬馬之力。無所施。謹
而臣傾心勞思。未嘗不為國家慮也。今日攻取之術。正有難易。臣輒
以管見。上干天聽。伏望聖慈。畢賜睿覽。縱使一得之慮。未足裨補廟
筭。亦可以見臣憂國之勤也。臣竊見劉豫悖逆天道。僭據中原。神怒
于幽。人怨于明。天下之人。欲將共起而誅之。惜乎取之後時。滅之太
晚。臣以謂在紹興之初。擒之極易。在今日。擒之稍難。臣於紹興之初。
力乞親征。詎鋤僭逆。盡恐其滋蔓難圖。已而果然。何以言之。在紹興

之初。劉豫初僭。羽毛未成。兵猶未足。食亦不繼。加之金人方有事於
蜀中。彼且盡銳以攻四川。其實無備於東北。當是之時。若親御六師。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正如迅雷不及掩耳。此萬全之計。擒之所以必
易。存今日。日僭偽既久。形勢已成。又况王師盡屯淮右。彼知其力屈
勢弱。必當死請于金人。金人以日得萬縑之利。必應力援於劉豫。借
使金人不渡大河。按兵視兩家之警。正用刺虎之術。益墮其計。擒之
所以必難。以難擒之時。而為必擒之謀。臣恐非先後之術也。臣竊觀
關中之地。劉豫認為已有。彼方待敵於我。西北之備。想見弛慢。臣欲
乞擇一偏師。用二萬人。擣其虛。以吳玠應之。五路之地。可傳檄而定。
既得五路。蜀中民力亦可少蘇。此所謂從易者始也。又况吳玠坐守
四川。民力困弊。昔諸葛亮且田且守。尚不能取中原。若田守皆不及
亮。又如之何。萬一不為此謀。臣恐年歲之間。蜀中亦非陛下有也。今

分遣二萬之衆與吳玠會於關中。是斷劉豫之臂。既得關中。劉豫自危。歲月之間。可不戰而擒矣。若棄易從難。臣謂相持師老。勝敗之機。皆未可必。臣竊料劉豫之謀。秋高馬肥。彼強亦來。彼弱亦來。蓋強則以勢恐之。弱則以計撓之。皆不過為自固之術爾。臣以謂不若號令諸將。休兵秣馬。以俟待勞。此又萬全之計也。臣竊觀今之士卒。亦漸精銳。其為主將。間有勇敢。諸軍內外謀智之士。未聞其人。臣聞之。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聖人且有謀焉。司命所繫。豈可無也。用兵之在謀主。有則勝。無則負。蓋亦可驗。昔漢得三傑而興。楚失范增而亡。曹公跣足迎許攸。而破冀州。陳餘捨左車而死。泚冰用與不用。灼然甚明。何今日而忽諸。臣在紹興甲寅。嘗論列張浚可用。陛下察其非辜。未幾召還。果能平湖外之寇。然而張浚自秉鈞軸。出揔帥權。下士之譽。日減一日。與古之名將用心。大相遠。邈

臣竊意其無他。欲懲前此信任小人之弊。而畏慎之。殊不知進見一人。聞見果寡。機會果暗。物理果乖。人情果昧。則斥之可也。謝絕可也。其有適當世之務。明道德之歸。謀畫如良平。議論如許李。若一槩遇之。得非懲於羹者。吹蠶之謂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本朝縱張元。而元吳叛。留姚嗣宗。而邊患息。故吳楚成敗。繫之劇孟。邊陲安危。見於張姚。足夫去就。所繫不輕。則豪傑之士。豈可忽哉。臣審訂此理。不特為張浚惜。亦將為陛下惜也。何則。今天下分裂於賊臣。劉豫僭號於中原。雖非正君。亦似兩國。豪傑之士。可南可北。非猶昔日天下一家之時也。將多方以羅之。重法以禁之。尚恐不能盡為我用。况於置之不問。縱而弗禁者乎。臣昨見杜充為宰相。順番遂帥大郡。龔若虛以校尉投虜。立作郎官。自可誅夷其族。朝廷復下所屬。撫存其家。臣每念之。未曉其意。况夫捨

此就彼。必不我利。今反撫存其家。是縱天下之人。為杜充龔若虛之徒也。既有其人。而不能用。既去其人。而不能禁。可痛惜哉。臣聞之劉豫。豫言曰。南朝每有一官未闕。必三五人共之。今我州郡皆以見闕任人。不年歲間。南方士大夫當盡歸我。審如此言。豈可不察。古人有言曰。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在今日。不可不慮也。臣又見今之都督如張浚者。不可多得。臣但惜其自任大專。待人太薄。猜忌太過。所謂幕府從事者。非親則舊。皆闕茸。備會聚之日。不過叙寒溫。問安否而已。其有條陳利害。論列可否。面折庭諍。咸無其人。若然。則張浚幕客。皆是不如已者。又安能策得失之計。而協濟於料敵哉。昔韓信非無智謀也。見李生。則再拜師事之。曹公非無智謀也。見許子。則跣足而迎之。今張浚自視。與韓曹孰賢。果自以為不及。則下士之禮。豈可怠也。臣固欲面見其人。歲規其失。重以前年春間

衆謗。並起。獨臣雪其非辜。有此小嫌。不無疑忌。今若緘默。尚恐張浚幕客。無一賢士。復蹈富平之轍。有悞國事。臣又安得不為陛下詳言之。况臣紹興甲寅。曾論張浚。忠有餘而智不足。言猶在耳。今若自恃其賢。不任謀士。復恐敗績。欲望聖慈。檢會前書。及以臣今日所陳。明示張浚。庶使其小疵。若或改之。則韓曹之功。不難到也。臣聞春秋責備於賢者。今日扶持。正有望於張浚。臣固責之深矣。臣憂國之心。不能自已。或有難臣之謀。以謂臣初所上書。誅劉豫。其言則曰。萬一少遲事。必不濟。今此果然。朝廷不用臣言。一至於此。尚何說。未已。臣則應之曰。臣之存亡。與國同其休戚。又非其他臣庶之比。奮忠竭節。尤當先於衆人。何以言之。臣前後數書。皆足乞誅劉豫。誓不與之俱生。往往劉豫視臣。亦為死讎。萬一國家安。則臣亦安。國家危。則臣亦危。臣非畏死。臣恐死於劉豫之手。無益國事。今臣非貪祿。躁進。

沽名釣譽良為天下之大獨臣一人與國同其安危。至如其他臣下
事偽事真略無甚大利害。况前有馮道歷四姓而不替之鑒。伏望陛
下痛加察焉。不唯臣一身之幸。亦將為廟社久遠之計也。干冒冕旒。
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臣伸昧死百拜。

正